

北京大學五十周年紀念特刊

胡適題

北京大學五十週年

胡適

北京大學今年整五十歲了。在世界的大學之中，這個五十歲的大學只能算一個小孩子。歐洲最古的大學，如意大利的薩勞諾（Salerno）大學是一千年前創立的；如意大利的波羅那（Bologna）大學是九百年前創立的。如法國的巴黎大學是八百多年前一兩位大師創始的。如英國的牛津大學也有八百年的歷史了，康橋大學也有七百多年的歷史了。今年四月中，捷克都城的加羅林大學慶祝六百年紀念。再過十六年，波蘭的克拉可（Cracow）大學，奧國的維也納大學都要慶祝六百年紀念了。全歐洲大概至少有五十個大學是五百年前創立的。

在十二年前，我曾參加美國哈佛大學的三百年紀念；八年前，我曾參加美國彭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二百年紀念。去年到今年，普林斯敦（Princeton）大學補祝二百年紀念，清華北大都有代表參加。再過三年，耶爾大學要慶祝二百五十年紀念了。美國獨立建國不過是一百六七十年前的事，可是這個新國家裏滿二百年的大學已有好幾個。

北京大學五十週年

北京大學五十週年

二

所以在世界大學的發達史上，剛滿五十歲的北京大學真是一個小弟弟，怎麼配發帖子做生日，驚動朋友趕來道喜呢！

我曾說過，北京大學是歷代的「太學」的正式繼承者，如北大真想用年歲來壓倒人，他可以追溯「太學」起于漢武帝元朔五年（西曆紀元前一二四年）公孫弘奏請為博士設弟子員五十人。那是歷史上可信的「太學」的起源，到今年是兩千零七十二年了。這就比世界上任何大學都年高了！

但北京大學向來不願意承認是漢武帝以來的太學的繼承人，不願意賣弄那二千多年的高壽。自從我到了北大之後，我記得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北大紀念二十五週年，廿七年紀念四十週年，都是承認戊戌年是創立之年。（北大也可以追溯到同治初年同文館的設立，那也可以把校史拉長二十多年。但北大好像有個堅定的遺規，只承認戊戌年「大學堂」的設立是北大歷史的開始。）

這個小弟弟年紀雖不大，着實有點志氣！他在這區區五十年之中，已經過了許多次的大

災難，吃過了不少的苦頭。他是「戊戌新政」的產兒，但他還沒生下地，那百日的新政早已短命死了，他就成了「新政」遺腹子。他還不滿兩週歲，就遇着義和拳的大亂，犧牲了兩年的生命。辛亥革命起來時，他還只是一個十三歲的小孩子。民國成立的初期，他也受了政治波浪的影響，換了許多次校長。直到蔡元培蔣夢麟兩位先生相繼主持北大的三十年之中，北大才開始養成一點持續性，才開始造成一個繼續發展的學術中心。可是在這三十年之中，北大也經過不少的災難。北大的三十週年（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紀念時，他也變成北平大學的一個學院了。他的四十週年（民國廿七年，一九三八）紀念是在昆明流離時期舉行的。

我今天要特別叙說北大遭遇的最大的一次危機，並且要叙述北大應付那危機的態度。

話說民國二十年一月，蔣夢麟先生受了政府的新任命，回到北大來做校長。他有中興北大的決心，又得到了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的研究合作費國幣壹百萬圓的援助，所以他能放手做去，向全國去挑選教授與研究的人才。他是一個理想的校長，有魄力，有擔當，他對我們三個院長說：「辭退舊人，我去做；選聘新人，你們去做。」

蔣校長和他的同事們費了整整八個月的工夫籌備北大的革新。我們準備九月十七日開學，全國教育界也頗注意北大的中興，都預料九月十七日北大的新陣容確可以「旌旗變色」，建立一個「新北大」的底子。

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九月十七日，新北大開學了。蔣校長和全校師生都很高興。可憐第二天就是「九一八」！那晚上日本的軍人在瀋陽鬧出了一件震驚全世界的事件，造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幕！

我們北大同人只享受了兩天的高興。九月十九早晨我們知道了瀋陽的大禍，我們都知道空前的國難已到了我們的頭上，我們的敵人決不容許我們從容努力建設一個新的國家。我們那八個月辛苦籌備的「新北大」，不久也就要被摧毀了！

但我們在那個時候，都感覺一種新的興奮，都打定主意，不顧一切，要努力把這個學校辦好，努力給北大好下一個堅實可靠的基礎。所以北大在那最初六年的國難之中，工作最勤，從沒有間斷。現在的地質館，圖書館，女生宿舍都是那個時期裏建築的。現在北大的許

多白髮教授，都是那個時期埋頭苦幹的少壯教授。

我講這段故事，是要說明北大這個多災多難的孩子實在有點志氣，能够在很危險，很艱苦的情形之下努力做工，努力奮鬥。我覺得這個「國難六年中繼續苦幹」的故事在今日是值得我們北大全體師生記憶回念的，——也許比「五四」「六三」等等故事還更有意味。

現在我們又在很危險很艱苦的環境裏給北大做五十歲生日，我用很沉重的心情敘述他多災多難的歷史，祝福他長壽康強，祝他能安全的渡過眼前的危難正如同他渡過五十年中許多次危難一樣！

胡適。卅七，十二，十三。

北京大學五十週年紀念校史展覽概要

展覽時間：十七日下午二時至四時

十八日上午十時至下午四時

十九日上午十時至下午四時

展覽地點：本校圖書館樓上期刊閱覽室

本展覽按年代區分，列爲五部：

第一部分：陳列關於校史一般的敘述和紀載，如五十週年大事表，校史略，校史稿，北京大學一覽，歷年同學錄，歷屆畢業同學錄等。

第二部分：北大校史的第一階段，自民國紀元前十四年（光緒二十四年）學校成立至民國五年十二月蔡元培校長。陳列關於學校初期的文獻，前管學大臣張百熙，前總監督劉廷琛，前校長嚴復，馬良，何燠時，胡仁源諸先生像，嚴復馬良的墨跡，關防及各種關防照

片，第一屆畢業生即所謂戊戌同學合影等。

第三部分：北大校史的第二階段，自民國五年十二月蔡元培長校至民國二十六年夏抗戰起始。文獻有湯爾和與北大有關的日記，胡適的日記，關於新青年問題的信件，蔡元培的信札，丁文江的信札，胡適嘗試集最初稿，初期白話詩稿印本，錢玄同書「胡適之壽酒米糧庫」，羅素與勃拉克的講演稿，張君勱紀錄的杜里舒講演稿，國學門研究所文件，學校規程，課程指導書，考試試題等。照片有前校長蔡元培，蔣夢麟二先生像，教師陳獨秀，王祖，溫宗禹，李大釗，魯迅，徐志摩諸先生像，各系師生合影，來華講學的杜威，羅素，孟祿，印度詩人太戈爾，盲詩人愛羅先珂像，外籍教授葛利普，奧斯穀，歐爾克像，學生軍，地質系師生各處實習，經濟系師生旅行日本，第一屆女生，學生社團及自「五四」至「二九」的各次學生運動。書刊有北京大學日刊，歷屆校慶紀念刊，北大生活；每週評論，新青年，新潮，國民雜誌，努力週報，語絲，現代評論，獨立評論，北京大學月刊，研究所國學門月刊與週刊，歌謠週刊，國學季刊，社會科學季刊，自然科學季刊，數理雜誌，圖書部月

刊，五四以來學生會及學生社團出版之週刊，旬刊，半月刊，月刊等；北京大學叢書，新潮社叢書，杜威羅素講演錄，以北大為中心的古史辨與科學與人生觀之論戰，蔡子民先生言行錄，蔣夢麟著過渡時代之思想與教育。實物多件，如木牌，校徽，印章等，不一一舉出。

第四部分：北大校史的第三階段，自民國二十六年夏抗戰起始至民國三十五年北大復員。文獻有長沙臨時大學會議記錄，西南聯合大學大事記，胡適自美國致北大同人信札，蔣夢麟校長北大四十週年紀念致詞手稿，長沙臨時大學學生名錄，北大在滇教職員同學錄，西南聯大教授會發表之十一月二十五日及十二月一日事憑經過，西南聯大紀念碑及從軍學生題名拓片，復員時各項計劃會議記錄與關於交通工具的來往函件，聯大八年，一二一死難四烈士榮哀錄。照片有北平淪陷後北大教授南下途中留影，蒙自北大師生合影，昆明西南聯大校景，北大文科研究所師生在昆明龍頭村與四川李莊，地質系師生在西康會理實習，歡迎青年從軍，「一二一」慘案等。書刊有治史雜誌，北大四十週年紀念刊，北大四十週年紀念論文集，蔡子民先生逝世紀念特刊，蔡子民先生傳略等。

校史展覽概要

四

第五部分：現在的北大。陳列各項統計表，校舍平面藍圖，胡適校長近影，校景，學生生活與活動，將來校舍計劃圖。

附北京大學出版組歷年印刷品展覽。

北京大學五十週年校慶舉辦各種展覽會及實驗室開放一覽

文學院

時間

十二月十六日上午十時至十二時預展十七日下午二時至四時展覽

十八日上午十時至下午四時展覽

十九日上午十時至下午四時展覽

內容 依各展覽次序列後

一 文科研究所展覽

地點 東城翠花胡同十六號（內分六個展覽，所內路線及陳列室另有說明）。

內容

各種展覽會及實驗室開放一覽

各種展覽會及實驗室開放一覽

二

1. 周季木先生藏陶紀念室 周先生名進字季木，舊藏陶片二千餘片由其戚孫思白先生捐贈該所，該所又益以舊藏陶器瓦當爲闢紀念室。

2. 古器物整理室 主要陳列室凡四間及四外廊。所有古物，半爲自己發掘，半爲採購者。

3. 明清史料整理室 第二進北房西首陳列明代史料，西廂房陳列清代史料。

4. 金石拓片整理室 凡甲骨銅器古陶瓦當造象碑銘皆依品類儲藏。而繆氏藝風堂舊藏則另爲一紀念室，今又附入新收柳風堂拓片。

5. 語音樂律實驗室 有劉白紀念室，紀念劉復白滌洲兩先生。有儀器室，內有最近新設置「爲耳通」(Wiretone)又有調查研究室，專陳列已成未成著作。

6. 研究成績展覽 包括各種論文及編輯工作稿本。

二 博物館展覽

凡有兩個部分：

1. 本館陳列

地點 在圖書館樓後該館籌備處。

內容 就該館所有藏品，選其系統者陳列之。計（1）周漢陶器及明清瓷器（2）商周及宋後日用具（3）明清絲織品器（4）又該館藏畫亦陳列之。

2. 古銅兵器漆器特展

地點 在松公府西院教務長辦公室內。

內容 古兵器另有目錄漆器為該館所藏及從其他文化機關借來者。以清華大學壽州耳杯，北平研究院車飾漆皮，馬衡漢金銅釦漆奩，最為名貴。而唐宋以來亦有之。

三 敦煌展覽

地點 松公府蔡先生紀念堂

內容 約分三個部分：一為有敦煌及有關敦煌古寫本書和繪畫的史料。二為古寫本各種展覽會及實驗室開放一覽

各種展覽會及實驗室開放一覽

四

書，有國內所藏原卷和從英法兩京照來的相片，四部書與古佚佛經並重。尤以北平圖書館所藏回紇文的玄奘傳，爲蓋世珍品。三爲繪畫，有壁畫，絹畫和紙上畫的摹本，印本或影片，想按着陳列的次序，來顯示所受西域的作風和演變。

電影幻燈與講演。

十二月十八日下午二時至四時由向達王重民二教授在理學院大禮堂主持表演及講演。

四 校史及已故教師遺著展覽

地點 在圖書館二樓西首期刊閱覽室內。

校史內容 把校史分成四個時期：第一由成立至民國五年蔡子民先生長校，第二由民國五至二十六年抗戰開始，第三抗戰時期，第四復員以後及將來計劃。每一個時期內的展覽品，包括紀念冊，相片，文獻，信札，日記，圖章，匾額，校徽及本校出版品。

已故教師遺著內容 分遺著遺札遺墨及雜件四項。凡已刊行及印行者不陳列，計有蔡

元培陳獨秀王國維魯迅黃侃吳梅丁文江錢玄同劉復沈兼士孟森馬廉徐志摩諸已故教師遺品。

五. 圖書展覽

地點 圖書館二樓東首參考閱覽室內。

內容 就北大圖書館所藏善本書選出約五百種，舉行展覽。凡有宋刻本，元刻本，明清刻本，高麗日本刻本及鈔校本。又從馬廉遺書選出戲曲小說珍本約八十種，陳列於高麗日本刻本之前。

又胡適之校長研究水經注已五年，個人所收藏與從南北藏書家所假借者，實集水經注刻本鈔本與校本之大成，其中傅增湘先生藏宋本，北大圖書館與涵芬樓藏永樂大典本八冊，與趙一清全祖望之稿本，最爲稀世之珍，爲水經注板本展覽。

又東方語文書籍展覽室在圖書館第十，第十二與第十六三個研究室內舉行，有梵文各種展覽會及實驗室開放一覽

各種展覽會及實驗室開放一覽

六

巴利文藏文滿文蒙文等書籍，又女真契丹西夏畏吾兒等文拓片。

法學院

法科研究所展覽

地點 凡有五個展覽，均在北樓。

內容 分記如下：

1. 法政經濟紀錄室 專藏法政經三方面圖書及文獻，茲擇珍本及名貴者展覽。

2. 法學院教師著作展覽 以已出版者為限，約有百五十種。

3. 社會主義及蘇聯文獻展覽 包括中日俄英德法等國文字圖書，共千餘冊，在國內最完備。

4. 法律學系圖書室 共藏書七千五百餘冊。

行政研究室 圖書而外，所藏中央及各省市政府公報最完備。共有四萬餘冊。

醫學院

地點 在西什庫醫學院。

內容 開放各系的實驗室，標本室，研究室及圖書館。又醫院方面，則開放門診部，病室及手術室。

理學院

地點 馬神廟北京大學第二院

內容 有下列四學系：

1. 物理學系

各種展覽會及實驗室開放一覽

各種展覽會及實驗室開放一覽

八

地點 開放原有實驗室，其次序爲：

近代物理實驗室

光學實驗室

無線電實驗室

電學實驗室

普通物理實驗室

時間 十二月十七日上午九至十時

十八日下午二至五時

2. 化學系

地點 開放下列兩個試驗室

理論化學試驗室 在二院第七號室，並有理論化學表演。

有機化學試驗室 在二院五十四號室，有普通化學，有機化學，微量化學表

演 又有分子模型展覽。

時間 十二月十七日上午八時半至十時。

3. 地質學系

地點 在地質館。全樓各陳列室均開放，並有人講述解釋。

時間 十二月十六日至十八日，每日上午十時，至下午四時。

4. 動物學系

地點 凡開放五個實驗室，如下：

生理實驗室（一一二五） 陳列心臟肌肉的實驗，以示範其動作情形。

無脊椎動物學實驗室（一一二四）展覽「一滴水裏的動物」，以及扁蟲的再生作用。

一一二三實驗室 示範顯微鏡切法技術。

一一二〇室 展覽該系正在進行之研究工作。

脊椎動物展覽（一一二一） 包括比較解剖學，發生學及動物分類學展覽，

各種展覽會及實驗室開放一覽

各種展覽會及實驗室開放一覽

一〇

以宗譜樹表示各動物進化上的關係

時間 十二月十七日上午九至十二時

十八日上午九至十二時

下午二至四時

農學院

地點 北平西郊羅道莊蘆溝橋。凡院內十學系，圖書館，園藝試驗場，畜牧場及農林場均開放。

時間 十二月十八日上午十時至十二時。

工學院

地點 西城祖家街北京大學工學院。

時間 十二月十六日下午三時至五時預展

十七日十八日歡迎各界參觀。

國立北京大學五十週年紀念學術講演概要

理學院

講人	講題	時間	地點
段學復教授（清華大學數學系）	羣的表示	十七日下午二至四時半	理學院南樓第四教室
周培源教授（清華大學物理系）	激流理論之進展	同	理學院第五教室
趙廣增教授（本校物理系）	電子與分子之撞擊	同	同
張青蓮教授（清華大學化學系）	重水之研究	十七日下午二時	理學院第六教室
袁翰青教授（本校化學系）	氫鍵學說與分子構造	十七日下午三時	同
胡先驥所長（靜生生物調查所）	人生之意義	十七日下午二時	理學院大講堂
陳植教授（清華大學生物系）	道在螻蟻	十七日下午三時	同
張席龍教授（清華大學地學系）	脊椎動物化石各種脊椎之機械原理	十七日下午二至四時半	地質館大講堂
裴文中博士（中央地質調查所北平分所）	中國之史前文化	同	同

學術講演概要

文學院

講	演	人	講	題	時	間	地	點
陳垣教授	(輔仁大學史學系)	亂世與學術	十七日下午二至三時	北樓大教室				
陳寅恪教授	(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	切韻與社會階級	十七日下午三至四時	北樓第八教室				
馮友蘭教授	(清華大學哲學系)	魏晉玄學中之兩派別	同	北樓大教室				
燕卜蘇教授	(本校西方語文學系)	外國文學研究對於現在世界的關涉	十七日下午二至三時	北樓第八教室				

法學院

講	演	人	講	題	時	間	地	點
錢端升教授	(本校政治系)	關於歷史上幾個大革命的觀察	十七日下午二至三時	北樓第十一教室				
陳達教授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	我國社會政策的基本因素	十七日下午三至四時半	北樓第十一教室				

醫學院

講 演 人 講 題 時 間 地 點

嚴鏡清教授(本校公共衛生學科) 現代環境衛生 十七日下午二至四時半 醫學院第二教室

臧玉沅教授(本校解剖學科) 脊髓白質中的灰質團塊 同上 同上

關頌韜教授(本校外科) 頭部鎗傷之治療 同上 同上

農學院

講 演 人 講 題 時 間 地 點

戴松恩場長(華北農事試驗場) (題目未定) 十七日下午五時 工學院實驗電台 XFRUP(1453 仟週16.0兆週)

工學院

講 演 人 講 題 時 間 地 點

胡適校長 校慶前夕的感想 十六日下午五時 工學院實驗電台 XFRUP(1453 仟週16.0兆週)

學術講演概要

學術講演概要

四

梅貽琦校長（清華大學）	工程教育	同	上	上
陳友松 陳國符 王之軒等先生	各國工程教育的比較	起十七日下午三時	同	上
陳友松先生	工程教育的經費問題	同	上	上
楊曾蕪 張漢文 胡筠 馬大猷 朱兆雪等先生	工程教育的制度問題	同	上	上
李西山先生	工程教育的設備問題	同	上	上
齊 棧 耿耀西 等先生	工程教育的普及問題	同	上	上
陳士驊先生	工程教育的課目問題	同	上	上
耿耀西先生	各科工程的研究工作問題	同	上	上
余謙六先生	工程師資之培養問題	起十八日下午三時	同	上
陳明紹 李西山等先生	工程學校及職業學校之設立問題	同	上	上
王之軒 耿耀西 戴中孚等先生 張漢文 胡筠 王俊奎等先生	工程學校與工廠之聯絡問題	同	上	上
胡寄塵 陳國符 李壽齡等先生	工業計劃與工程教育	同	上	上

國立北京大學五十週年紀念論文集目錄

- (1) 理學院
- (2) 文學院
- (3) 法學院
- (4) 醫學院
- (5) 農學院
- (6) 工學院

理學院

程毓淮 The Characteristic Initial Value Problem for a Hyperbolic Differential Equation with a Singularity

王壽仁 On the Absolute Convergence of the Fourier Series of a Function of Bounded Variation

譚承澤 趙廣增 The Production and Visco-Elastic Behaviour of Wollaston Wires

馬仕俊 Three-Dimensional Rotations

- 申又根 冷生明 Certain Hermitian Forms and Their Related Problems. By Y. C. Chen and S. M. Lun
- 孫雲鑄 Problems of the Palaeozoic Stratigraphy of Yunnan
- 譚錫壽 Preliminary Notes on the Luomachang Lead-Silver Ore Deposits in the Lutien District, N. Yunnan
- 王嘉蔭 The Camptonite Dykes from the Pengshan Granite, Kauh sien, Southern Kiangsi Province
- 楊鍾健 Note on the Postian Mammalian Fauna from Eastern Kansu
- 徐 仁 On some Fragments of Bennettitalean "Flowers" from the Liling Coal Series of East Hunan
- 盧衍豪 On the Occurrence of Sycidium, a Palaeozoic Charophyta in the Lungkuashan Formation of Poshu, Eastern Yunnan
- 岳都新 The Wushan Limestone of Western Hupoh
- 王鴻楨 李廣源 Some Middle, Devonian Rugose Corals from Tushan and Tuyun, Kueichow
- 郝懿純 On the Occurrence of Cyrtograptus Faunas in W. Yunnan
- 陳光遠 On the Occurrence of the Odontopleurid Fauna in Western Yunnan
- 楊 起 The Silurian Waseh Formation of Western Yunnan and Its Favosites Faunas
- 張文祐 A Method of Approximately Measuring Changes of Thickness due to Folding of Beds without Oolitic, Conglomeratic, Spotted, Concretionary or Amygdaloidal Structures

文學院

- 孟 森 海寧陳家
唐 蘭 論唐宋所謂輕重和清濁
房兆楹 清初滿洲家庭裏的分家子和未分家子
季羨林 論梵文 t d 的音譯
瞿同祖 中國法律之儒家化
周一良 跋敦煌寫本法句經及法句譬喻經殘卷三種
魏建功 十韻彙編資料補並釋
羅福頤 契丹國書管窺
陳寅恪 從史實論切韻
陰法魯 唐宋大曲之來源及其組織
王利器 經典釋文考
陳侃如 左思練都考
容肇祖 提倡三教合一的林兆恩
王 明 老子河上公章句考
石 竣 略論中國人性學說之演變

游國恩	柏梁臺詩考證
賀麟	黑格爾理則學簡述
張頌	余之哲學信念
李田意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ecognition of the Chinese Republic
燕卜蘇	Wit on the Essay on Criticism
朱光潛	Thought as the Manipulation of Language
錢學熙	Dissociation and Unification of Sensibility
袁可嘉	A Note on Dramatism
金 墜	A Note on English Satire
夏濟安	Wordsworth by the Wye
劉叔平	Six Poems by Ts'ao Tzu-Chien
陳世鐸	Literature as Light against Darkness
湯用彤	魏晉玄學與文學理論
鄭天挺	清德宗實錄與光緒東華錄
胡 適	四百年來水經注研究的小史
羅常培	經典釋文陸氏反切聲類考
王重民	千頃堂書目考

任繼愈 宋子哲學中的理氣問題 (1)

禪宗略說 (2)

王雅誠 王弼老子指略佚文之發見

金毓麟 羣書會元截江網與續資治通鑑長編

周祖謨 李陽冰篆書考

唐 蘭 論古今南北方言之盛衰與稱切韻爲吳音諸問題

董 庶 相和考

李 榮 四聲三調說

梁東漢 王賓燕福解

閻宗臨 身見錄校注

王達津 國風考

向 達 瓜沙考古小記

張天麟 世界小學教育原理上的新問題及中國小學教育原理的特殊需要

法 學 院

楊西孟 論通貨流通率

費 青 國際私法上反致原則之肯定論

- 樓邦彥 南斯拉夫新憲典
- 吳恩裕 馬開維里的政治「理論」及其意義
- 王鐵崖 條約簽字後之法律上效力
- 周作仁 英國外匯政策之演變
- 樊弘 社會所得變遷函數的分析
- 汪 瑄 從門戶開放到不承認主義
- 陳振漢 官督商辦制度與輪船招商局的經營
- 蔣碩傑 Rehabilitation of Time Dimension of Investment in Macrodynamic Analysis
- 趙西搏 最近以代表五十年來底美國經濟思潮的經濟學派——制度經濟學派
- 李士彤 死亡宣告制度各國立法之比較
- 熊正文 宋代的農貸
- 芮 沐 The Chinese System of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and Its Methodical Value Considered in the Light of Anglo-American and Continental Law

醫學院

- 臧玉滄 A Simple Method for Impregnating Neuroglias
- 臧玉滄 Visual Centers in the Rat and the Mole-rat

- 吳朝仁 謝竹藩 Cerebral Embolism in Rheumatic Heart Disease. (Case Report) .
- 胡懋華 Sella Turcica in the Chinese
- 葉應燮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odified Kolmer Wassermann Test, Kline and Microscopic Kalm Tests
- 劉會復 Ovarian Influence on the Response of the Anterior Pituitary to Testosterone Propionate
- 全慈光 吳熊寶 A Study on the Antibacterial and Toxic Action of a New Molecular Compound Picryl Sulfacetamide
- 王光超 陳錫唐 胡傳揆 Paroxysmal Hemoglobinuria: Its Etiology, Pathogenesis and Treatment
- 馬文昭 血像左傾可作為診治鴉片癮的標示
- 孟昭威 劉會復 The Effect of Water Polymers on the Growth of Paramecium
- 全慈光 痢疾原虫之培養與維持其致病力之方法
- 全慈光 韓哲武 A Toxicological Study of Antisaris Toxicaria (Nu Chien Tzu)
- 楊費貞 The Effect of Several Species of Bacteria on Paramecium Growth
- 李光蔭 生長曲線新方程式之導得及其參數值之決定
- 嚴鏡清 預防醫學與公共衛生之教學
- 彭瑞驪 An Epidemiological Study of Murine Typhus Endemic in Two Student Dormitories of the National Peking University
- 李 濤 The Doctor in Chinese Drama

張嘉慶 關於腸及肝以外阿米巴原虫傳染之文獻檢討並報告稀見之一例

吳朝仁 翁心植 Schoenlein-Henoch Purpura (Report of Three Cases)

穆魁津 A Case of Cholelithiasis with Colibacillary Septicemia Successfully Treated with Streptomycin.

李邦琦 Primary Pneumococcal Meningitis. Report of a Case

張金哲 膀胱潮式引流器之實驗及臨床上之經驗

劉鏡心 王大致 消化道複症

陳景雲 Bone Grafting Oper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Tuberculosis of the Bones of the Hand

吳階平 張金哲 A Clinical Study of 140 Cases of Appendicitis in Peita Hospital

曾昭懿 高文靈 The Sulkowitch Test of the Chinese New-Born Infants. A Preliminary Report.

王光超 鄧慶曾 陳集舟 胡傳揆 疥瘡之腎臟炎

鄭麟蕃 過剩生齒一例之組織學所見

鄭麟蕃 上頷骨中樞性平扁上皮癌

張光炎 眶下孔注射

宋振玉 Styphnic Acid and Picrolonic Acid as Reagents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Sulfa Drugs

農學院

林傳光 Response of Rice Plant to Sulfhydryl and Iron Compound

- 熊大任 趙却元 Sinostrongylus Longibursatus Gen. Nov. et Sp. Nov., A New Nematode from the Large Intestine of the Horse
- 熊大駿 裴隆後 A Seedling Blight of Foxtail Millet Caused by Fusarium Nivale (Fr.) Ces. Var. Setariae Var. Nov.
- 熊大絨 Variation of Cultural Characters in Botrytis Fabae Sardina
- 蔡 旭 The Inheritance of Adult Plant Resistance to Yellow Rust in Quality Wheat Crosses
- 李景均 Note on Estimation of the Amount of Inbreeding from Random Samples of a Natural Population
- 蔡潤生 林傳光 An Antibiotic Substance from the Root of Stelleria Chaenemejasme L.
- 陸寶林 The Cranial Structure and Head Appendages of Neopanorpa Lacunaris Navas (Mecoptera: Panorpidae)
- 李維恩 The Effect of Hunger on the Activity of the Adrenal and Thyroids Glands
- 汪振儒 董世仁 Observations on Seed Germination and Seedling Development of Metasequoia Glyptostrobooides Hu and Cheng
- 黃可訓 A Study of the Mole-Cricket, Gryllotalpa Africana, Pal.
- 周明輝 張蘊華 Effectiveness of Sun Exposure in the Control of Stored Grain Insects
- 吳仲賢 Linkage Relationships of Six Pairs of Unit Factors in Man

- 李西開 黃瑞翰 Detection of Stillingia Oil by Bromide Test
- 周長海 Some Dinitrophenyl Compounds as Insectides
- 陳延熙 林傳光 Physiological Studies on Oomycetes. I. Inhibition of the Growth of *Pythium aphan-*
idermatum by Anions
- 林傳光 蔡潤生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Tuberculostatic Activity in Vitro of Ginkgo Fruit Juice
Extract

丁 學 院

- 王俊奎 Norstress Curves
- 胡 筠 楊樂疾 張克宇 A General Equation of the Inverted V Antenna
- 王之軒 The Core-Dimensions of a Poly-Phase Induction Motor
- 王家淦 周汝璜 Curves for Practical Determination of Inductance of Rectangular Tubular Conductors
- 金 濤 Analysis of Vierendeel Trusses Under any System of Loads
- 楊 耀 我國民間的家具藝術
- 馬大猷 (1) Attenuation in A Wave Guide
(2) Free Wave Theory of Wave Guides

學生自治會慶祝校慶節目

十五日下午 球類比賽

十六日上下午 球類比賽 棋類比賽

晚 「話家常」晚會

十七日上午 球類比賽

下午 球類比賽

自行車比賽

拔河

十八日上午 球類比賽

下午 話劇演出

晚 話劇演出

北京大學最早期的回憶

鄒樹文

北京大學將於本年校慶之日，舉行五十週年紀念。我是本校第一班得有學位的畢業生之一。而況十二月十七日，大概即是壬寅年我入學開學的一天。所以我覺得這是我的權利，亦同時是我的義務，應該將我所記得及經過的事實，寫些出來，以資紀念。

北京大學校慶十二月十七日，決不是戊戌北大的任何紀念日，而是壬寅京師大學堂的開學紀念日。何以說不是戊戌年呢？那年到了十二月十七日，早已經過了政變風潮，康有為梁啟超已逃走了，戊戌六君子已經殺身成仁了，那還在反動潮流初發展的時候，由此反動潮流而形成最高潮的庚子之變，何以能那樣的開這個「二毛子」的洋學堂呢？何以說是壬寅呢？（一）北平師範大學導源於京師大學堂師範館，這個師範館是壬寅纔創始的，這個校慶日期，據說是我同館同班同學王桐齡先生所考訂出來的，師範大學即以此同一個日期為校慶而紀年，則推始於壬寅而不溯及戊戌。（二）我在壬寅年入學開學的時候，還記得每日天還未亮，每桌點了臘燭吃早飯，學生與教職員同桌進餐，如此開學不久，約有一個月光景，亦就放學了。那時用的是陰歷，放學總在封印將近的日期。前清以十二月下旬封印，那時候各衙門將官印封起，以便過年後再擇日開印，所以封印與開印的時間以內，便成規定的假期了。胡適之校長對於我這個推斷，亦頗為首肯。但是全憑記憶與推想，還不足成為定論。我願胡校長本他的考訂水經註精神，將這個校慶日期的來源，確實考訂一下。

壬寅京師大學堂開辦的時候，祇有仕學師範兩館，其地馬神廟，是從前的四公主府，亦即是戊戌京師大學堂舊地址，即是現在北京大學的校本部。仕學師範兩館之創辦，乃取古語「作之君作之師」的意思，創辦的人當然有他一種偉大的抱負。仕學館當時學生取的是在京官吏，我還記得同學中有一個達壽，他在入學時已是翰林，初開學時學生少，學生請假亦掛牌，（用現在名詞說是佈告）達壽因「迎鑿」請假，讓我腦海中留下一個印像，達壽在我畢業時做學部侍郎，所以在入學時他是我的同學，畢業時名義上為師了，亦讓我更記得他這個名字。仕學館當時在馬神廟住的是十二廡，師範館宿舍是南北樓，這兩個地名，都成歷史，不知還有舊跡可尋否？仕學館後來遷出，又添了一個進士館與仕學館合併，進士館是為新進士讀書之所，彷彿葉恭綽是當時的第一名。仕學館祇招過兩班學生，遷出馬神廟以後，我還記得，有一天他們會來馬神廟，與師範館學生作友誼的拔河運動，以表示好感。

師範館在仕學館遷出以後，曾有一個短時期獨做了馬神廟的主人翁，那時教職員學生，甚至僕役，絕對沒有一個女性，所以可當此「翁」字而無愧。師範館在馬神廟畢業了幾班，我沒有考究過。我是第一班的最早一批，亦比較是最倒霉，因為四年的學制，硬教我們最早一批的人讀了五年。我們最早一批入學後，各省陸續考試，併入第一批同班受課。所以最早者讀了將近五年，最遲者勉強四年。因為學制屢改，我們第一批的入學時，屬望最高，入學後逐年降低了。這大概是張之洞及其他人等，與吾師長沙張百熙先生政見之爭，讓我們學生吃了苦。我還記得遇着總教習張小浦（鶴齡）先生，屠敬山（寄）先生，對我暗示若有不能盡言之隱，依稀尚在目前呢。

有一天有人問我那時候讀的是什麼課程，即有人插嘴說，大概多部份是經典。我們所讀的書，並不如

此，現代科學是佔最大成份的。全部課程，在所謂「奏定學堂章程」及「欽定學堂章程」兩書內，均有記載。我們最早一批開學時，章程還沒有頒佈，我們課程隨不同時期章程之頒佈，而有所更改，這亦是我們最早一批吃虧之一端。我記起上心理學課的一件故事，有一天服部宇之吉教習講心理學，恰巧張之洞來查學，服部正在講人的記憶力，說是中年的時候記不起少年或幼年的事情，因中年事多，把少年所經過的事遮蓋了，等到老年的時候，往往把中年的事忘了，於是少年及幼年的事，反而浮現出來，所以人到老年，往往可以想得幼年的事了。這一小段對於記憶力的討論，觸怒了張之洞，以為是譏笑他老了。後來商定學堂章程時，曾有一度要想取消心理學課程。服部是外國人，張之洞無法施威，可是要在師範課程裏取消心理學，這個遷怒的辦法，當然亦不能實行的。

京師大學壬寅開辦的初期，教職員對待學生是很客氣的。吃飯時候，教職員與學生同桌，學生居上，教員坐在客位。總教習張小浦（鶴齡）先生初到接吳摯甫（汝綸）先生的原任時候，着了那時的大禮服，朝珠補掛，拿了大紅片子，到學生齋舍，見了面行交拜禮。（那時我們每人一間是要附帶說明的）這些禮貌，把那時的學生拘束住了，學生因此亦自動的人人自愛了，後來制度漸漸改變，飯廳上教職員與學生分桌，教職員另桌，高坐堂皇了。到那時候的學校管理人，已不是「管學大臣」，而降級為「京師大學堂監督」了。我還記得第一任監督張亨嘉就職的時候，監督與學生均朝衣朝冠，先向至聖先師孔子的神位三跪九叩首禮，然後學生向監督三個大揖，行謁見禮。禮畢，張監督說：「諸生聽訓」，「諸生為國求學，努力自愛」，於是乎全部儀式完了。這總共十四個字，可說是一篇最短的演說。讀者諸君，還聽見過再短於他的校長演說沒有。這位新監督，因為少數幾個學生，着了學校所頒軍操制服，在校外與他校學生集體拍

了一次照，將每個學生各記大過二次，小過一次，並出佈告說：「軍服振振聲聲……所謂大過不靈大惑不解者也。」這都是最早一班裏的最早一批學生所身歷的滄桑，常令人回想初開學的早期時代。在管學大臣制度將要廢止的時候，曾就在校師範館第一班學生（大概那時第二班尚未入學）選派了一二十個，分赴英美法德日俄各國留學，我那時是派赴日本而未去，及制度改變為大學堂監督以後，更不勝「不隨仙去落人間」之感矣。

創辦壬寅京師大學堂的管學大臣張百熙先生，確盡了禮賢下士的責任。我聽說張先生為聘請吳擘甫汝綸先生任大學堂總教習，吳先生最初不肯擔任，張先生屢次敦聘，最後竟至於長跪不起，方始得了吳先生的首肯。吳先生應了聘以後，立刻說要到日本去，仔細考察一番，然後再到學校。吳先生於是即往日本去了，吳先生是文章經濟（現在說是政治）極負時名的一位老先生，以高齡前往考察，接見日本朝野，參觀各地各學校，自己與日人作筆談，隨即作詳細的筆記。因為那時候的大學堂，等於一個初開辦的教育部，所以吳先生的考察範圍，亦就非常廣泛。高齡作事，一絲不苟，亦就辛苦備至。考察回國後，即病了，一病即不幸長逝。我們學生只有在追悼會上瞻拜遺容，徒存景仰而已。我還聽見吳先生的一件故事，吳先生在做冀州知州的時候，為永久水利的關係，開一條河，老百姓看不清楚，以跳水覓死相威脅，吳先生不為所動，河開成了，後世至今利賴。吳先生的果斷真不可及，吳先生之中道逝世，不但是我們早期學生的不幸，亦是中國早期新教育的大損失。

張管學大臣於吳先生故後，改聘張小浦先生擔任為總教習。吳先生是桐城古文家，張先生是陽湖派古文家，同是學者，而各為一派的代表，亦是一種巧合。當時的京師大學堂，網羅了一時知名之士，如于式

枚（晦若）先生，李希聖（亦園）先生，屠敬山（寄）先生，王丹璠先生，或是高級職員，（當時的提調總辦之列）或是教習，我們如果能得到當時教職的名單，一定還能發現很多爲後人景仰的人呢。張管學大臣與張總教習，對於青年愛護備至。我記得有一位教英文的助教，不很稱職，我們幾個學生反對他，那位助教是有大來頭的，自恃無恐，可是張小浦先生明辨是非以後，去見管學大臣，把那位助教辭去了，雖然張總教習爲了這件事，在管學大臣未到之前，候在辦公室以免那位助教先入爲主，但於此可見兩位張先生對於青年之愛護了。這件事幸在早期，倘遲至大學堂監督時代，這個學生早就被開除了。長沙張文達公即管學大臣張百熙（冶秋）先生處於西太后時代，欲謀急進的辦學，固不容易，而況張先生所網羅的知名而不得志之士甚多，例如參慶王貪污的蔣式愷，亦是我們學堂高級職員之一，張管學大臣爲這些用人方面，亦頗遭時忌，所以冶秋先生不能行其志而時遭掣肘了。我們現在人知道景仰蔡子民先生，而忘記了張冶秋先生任管學大臣時代創辦之艱苦，實在比蔡先生的處境難得許多呢！

對於戊戌京師大學堂的事，我不是身歷其境，不能知道。我只記得我有一個長親，他是戊戌京師大學堂學生，那時候他是一個候補京官，可見那時學生或者亦是有類對壬寅京師大學堂的仕學館了。還有一位會元劉可毅在庚子年遇難的。聽說亦是戊戌京師大學堂有關的人，但我不知道劉可毅是學生還是教職員到已不能考了。李家駒（柳溪）先生，後來繼張亨嘉做過大學堂監督的，亦是戊戌京師大學堂教職員之一，據傳說庚子年率匪到大學堂去找他，李先生扮作了自己的趕車夫，而脫險的。我們知道戊戌年的京師大學堂沒有畢業學生，并且自庚子年至壬寅年陽歷十二月十七日開學止中斷了兩年有餘的時間。所以不論北京大學紀年以戊戌開始與否，壬寅入學的第一班，總是最早的畢了業的班次。

馬神廟的校址，原來是前清一位四公主府。據說前清駙馬，如欲與公主行夫婦之禮，必定要公主宣召，種種君臣分際相隔的手續，非常之繁瑣，所以公主與駙馬，往往不能和睦。惟獨這位四公主一反向例，與駙馬甚相愛好，生了好些子女。這位四公主亦可說是那個時代的改革份子。

那時候我們第一班處在學制時常改變的環境，對於自身地位亦不能不向當局有所要求，我還記得請求時的文字中，有「勳貴之苗，卿貳之胃，研經講肆，註籍精廬，」這幾句話。至於所要求是怎樣的條件，這篇文字是何人所擬稿，寫給何人，我都不記得了。我還記得有一位同學挽一位早死的同學說：「未博得五年義務，七品虛銜。」滿紙牢騷。可見我們第一個畢業班在學後期的時候一般情緒了。

我們第一班裏的第一批學生，自從壬寅年陽歷的十二月十七日入學，讀了四年半，至丙午年的舊曆年底結束了讀書的課程。我們同班外省保送陸續來的，當然比我們的修學期間短一些，可是與我們第一批在京考取的同班上課，同時結束，寒假休息的時候，正是我們畢業考的時候，次年開印以後，開始畢業考試，次年即是丁未年舊曆正月，把將近五個年頭的功課，幾乎樣樣都要考，都是從開宗明義第一章考起，到那門功課的結束為止。這比較現在學校所謂畢業考即是學期考試，其苦樂難易不可以道里計了。考的第一堂是國文，其中有一篇作文題，我還記得是「淡泊以明志論。」那天學部尙書榮慶到場監試，看了題目，無話可說，但是他聽到我們上午除本場外，還有一場，下午還有兩場，則爲之稱奇，在他的意思，還以爲每天只有一場呢！考了一共七天，每天如此，等到考完，我們每個都瘦了不少。

考畢以後，學生聚餐，我記得是在什刹海某處。服部先生說，你們畢業了，這個學堂就是你們的母校，還把母校兩個字，講了半天，因爲這兩個字在當時是從前沒有聽到的新名詞，不像現在已是家喻戶曉，

當時如不加解釋，亦許還要有「公校」的名詞與母校二字相對待呢！

第一班師範館應屆畢業學生，共有一百零八人，恰合水滸傳上的一百零八之數，但可惜其中有少數未能及格，我記不清確數，大約不過四五名落第的而已。畢業分數，是將畢業考試分數與歷年積分，每門平均計分，畢業考試分數，佔到二分之一，亦可見其為重要矣。我們每一課程的平均分數，即畢業分數，都寫在畢業文憑之上，這亦是現在學校文憑所沒有的事。畢業成績分最優等及優等兩種，最優等十八人，第一名廖道傳，我是第一七名，其餘除未畢業的幾位以外都是優等了。

凡列入最優等及優等的學生，由大學堂奏請清廷，給予師範科舉人學位，并各分等授以官職，最優等者五品銜以內閣中書儘先即補，優等者祇給以中書科中書即補，統名之曰獎勵。這種獎勵，如果拿現在辦法作一比喻，則舉人是學位，官職則是高考後的分發，是畢業考試與文官考試同時舉行，比較現行制度簡捷多了，我們得了這種獎勵以後，并不許去做候補官員，因為我們師範畢業生，每人都應盡滿五年的教書義務，以後才能去候補。候補要輪班次，是何時可以補着，那就似李慈銘大門對子下聯所說「戶部主事補缺一千年」，真要天曉得了。那時候沒有學士碩士博士學位祇有舉人進士等學位，外國留學歸來的學生，亦都要考試，及格後分別給予舉人或進士。本國學校畢業生得舉人學位的，大約亦是我們師範館第一班為最早。

以上拉雜寫來，全憑記憶，一切關於事跡的考證，有可考的，有不易考的，恕我不暇去做，我僅可保證這是從記憶中極忠實寫出的幾句話而已。

三十七年十月三日於南京

記優級師範館

王晝初

在勝清光緒二十八年歲次壬寅秋間，京師大學堂成立。原當時大學堂奏定章程，同時在京師分設四館：曰師範館，曰仕學館，曰譯學館，曰醫學館。後又添設進士館，共爲五館。此外尙有一實業學堂，而皆統屬於管學大臣。我是考入師範館的一人，即追憶當年在師範館五年的經過情況，分述如下。

當時師範館的學員，有由各行省考選保送來的，有在京師自行投考的。在那時代，科舉雖近尾聲，但尙未停廢。而人情積重，亦未嘗盡忘科舉，故雖身列學堂，仍赴鄉會試中式的，實大有其人。直到甲辰年，即光緒三十年，始廢止科舉。所以在當時如師範、譯學、諸館，規定畢業出身，爲獎給舉人，最優等爲內閣中書，優等爲中書科中書，中等爲七品小京官，分部試用。此亦當時迎合一般士子心理，及制度蛻嬗之跡象也。

師範館成立最早，嗣後袁世凱督直隸，在保定設立高等師範學堂，爲預備中學師資起見，其修業年限爲短，而獎叙亦較師範館爲低。每肄業二年，即可出任中學教習，但服務後，仍可回校繼續修了未竟之業，此所以與師範館有別也。

師範館，在第一年所定課程，爲補習普通學科，大致如現在中學的課程。外國語分英、法、德、俄、日，任學員選習一科目，但日語則須人人皆學。國學方面，有經學大義，有中外歷史地理和國文。此等科目，擔任教習的每延攬國內名流，但學員不感多大興趣。在辦學的當局，足見仍未脫中學爲體，西學

爲用的老調。

到第二天，普通學學完了，即分設四類，第一類國文外國語，（英、法、德、）任學員自擇一種，分班授課。第二類，中外史地，第三類理化數學。第四類博物動植礦生理農學等。我是第四類的學生。分類肄業之後，至光緒三十二年終期滿，翌年正月考試畢業。以上爲舊班師範館學員的歷程。又在三十三年招考新班師範，同時設了大學預科，不詳述。

大學堂即在大馬神廟，今北大故址。設備情況，有各種講堂，有理化器械藥品室，有博物標本室，有自修室，有宿舍，每二人佔一間，有公共飯廳，有浴室，宵火飯食，皆官費。有藏書樓，在北院，中文書籍爲多，彼時報紙雜誌，尙未發達。大約學員自携書籍，及應時的讀物，如飲冰室文集，幾於人手一編。此外關於新學的，以富強叢書，瀛寰志略，爲最通行。

生活方面：早晨起床，鳴鐘爲號，上堂以搖銅鈴爲號，就寢亦然。開館則敲鐘爲號，僅飯食一項，早粥，午晚皆四碟八碗，米麵食皆備，可謂國以大烹養士罷！而學員中的貴公子哥們，也往往鬧飯廳。但究竟來自鄉間的人多，而附合起鬧的殊少。在管理的提調們，還能善處，從未釀成過風潮。

現在的大紅樓那塊地方，是師範館的大操場。除每年春秋二季，開開運動會，餘時皆任學生們作踢球場。

管理員：

張百熙 蔣秋管學大臣

吳汝綸 肇甫總教習未到任

特刊

張鶴齡復浦總教習

蔣式愷性甫教務

李希聖亦園

曹廣權

曾廣鈞重伯齋務

三多柳橋

金梁息侯 其他職員不及備載

中文教習：繼張百熙後爲張之洞香濤，繼張鶴齡之後爲李家駒柳溪，繼蔣式愷之後爲戴展成。

史地屠寄敬山

經學大義王舟瑤

外國教習，及中國助教：

心理、論理、教育、日本服部宇之吉

教育日本法貴，圖畫高橋，日語鈴木

物理化學釋加數學太田達人

動物學桑野植物學礦學矢部以上皆日人

助教習：分任日語翻譯

范源濬 呂慎哉 程家樞

胡宗瀛 劉寬周

舊班師範館學員，是在光緒三十三年正月考試畢業的。四類即四班，共畢業生一百另五名。在畢業後，各省有調回本省服務教育界的，也有自由選擇願分發某省服務的。我是學博物科的，由大學留在北京，當時有三旗小學，即附設在大學堂外院，我便是那小學教習之一。後由學部派充八旗高等學堂任博物教員，凡五年。同時各省旅京中學堂的博物課，多半由我擔任。現在舊班師範館畢業的同學們，已是寥若晨星了。以我所知見存的人，有山西劉盟訓、芙蓉，山東于洪起、范庭，江蘇鄒應憲、淑文。另有未及畢業而赴日本留學的，如河北谷鍾秀、九峯、王桐齡、嶧山仍健在。外此則不聞消息。猶記我入學的時候是二十二歲，在同學中比較年青，今日七十一歲，同學少年多不在，那就無怪其然了。

四十六年前我考進母校的經驗

俞同奎

我是京師大學堂師範館頭班生。雖在校祇短短的一年，但是却由校方派去國外，繼續求學。民前二年回國，又由校邀我擔任教授，直到民國九年，教育部要我擔任北京工業專門學校校長時為止。以後還繼續任講師。到民國十二年，工專籌備改大，實在無法再兼教書，方完全脫離關係。我和母校歷史聯繫，可說是萬分密切。這一次五十週年紀念，胡校長要我寫點東西，我的幼年日記及可供參考的資料，都在二十七年南京淪陷時遺失，實在沒有東西可寫。祇好就記憶所及，略述當年作學生時一切瑣碎經驗，勉強交卷。

庚子第二年年底，光緒帝及慈禧太后由西安回來，因被黃頭髮藍眼睛的人嚇怕了，所以趕緊恢復戊戌舊京師大學堂，替維新面目，擦點脂粉。十一月回鑾，十二月就任命張百熙作京師大學堂管學大臣，籌備開學。我那時在蘇州，聽到這個消息，第二年春天海河開凍後，馬上由海道趕來北平。那裏知道內部雖在籌備，外面却沒有招考消息。祇好在東城某旗人家，暫作翻縣王，苦守好幾個月，直到十月底，方有機會打進天宮，搬住那時所叫的公主府。

當年風氣閉塞，學校程度幼稚，固無可諱言。不過張百熙先生思想甚新，他又能延攬許多頭腦較新的人物，參合中外成規，編定學制，雖號稱大學，是希望將來成爲最高學府，當時倒不是勉強湊成班底，馬上就唱似是而非的大學戲。他的宗旨，先造就一班師範人材，以儲師資。青年有志的官吏，亦容許他們接受新教育，預備青黃不接時代的任使。當時國學教師，都是海內知名之士，教科學的教員，亦慎重選聘，借用客卿，倒不是流氓商人混飯吃的一流人物。招選學生，以國學和東西文有根底者爲取錄標準，以便容易研究科學。校中所授學科，雖不太深，但却是擇要急速深進。我雖在校短短一年，但後來到英國考進大學，亦受母校預備的益處不少。

馬神廟的公主府，現在變動很多。當年形狀，不妨一述。現在化學實驗室，從前是兩層過廳，爲職員辦事處。大禮堂和後面一層大殿的東西屋，都作教室。後面大殿，舊稱公主寢宮。寢宮的中廳，祀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因爲我們這班學生，在那時代的眼光，都是外來的邪魔惡道，必須請孔老夫子出來鎮壓鎮壓，所以祇好請他老人家暫時屈尊，替公主把守寢室。祠堂並在這一間廳裏面，宣傳「聖諭廣訓」。寢宮的後邊有兩層平房，作住學館學生的宿舍。再後面的樓房，相傳爲公主梳妝樓，大約因爲是公主，必須有

這樣的設備，一半出于想像的。當時圖書館就設在梳妝樓裏面。現在東院大樓房，那時候是南北兩座宿舍，稱爲南樓北樓。師範館學生都住在這兩座樓裏面。兩排樓房中間空地爲運動場，亦略有盤桿，天橋，鞦韆，種種設備。南樓的南面就是大飯廳。這一類的房子都不是公主府本來面目，是後來添蓋的。

五四運動係抗日運動，京師大學的時代，亦有一幕烘烘烈烈抗俄的運動。事實是這樣：光緒二十六年拳匪變起，俄人以兵佔據東三省及山海關，營口，新民，各鐵路。二十八年和議成，奕劻王文韶與俄使雷薩爾簽訂中俄東三省鐵路交還條款，有很多損失權利的地方。在我們學生眼光中，自然大不滿意。於是我們聯合兩館同學，開會提出抗議，激昂慷慨，要學古代太學生一樣，「伏闕上書」。學校裏面自然有許多欽派的特務工作人員，趕緊去報告慈禧皇太后，說，「一班學生都要造反」。那拉氏大怒，以張百熙先生壓制不力，加派一滿人榮慶爲會同管學大臣。風潮仍沒有平息，剛好兩湖總督張之洞來京，又派他來學校視察，希冀他整頓一番，能壓服我們這班革命分子。那時候一部分激烈的同學，主張一致退學，不願作奴隸學生；又有一班人，以爲我們退出，更沒有主持正義之人，不如利用此爲根據地，更利用他們聚斂所得的民脂民膏，資送我們一部分學生出國留學。一則可以呼吸自由空氣；二則亦可培養革命基礎。校章中本有「畢業後選派出國造就師資」條文，同學遂據此要求，以爲畢業後選派，「遠水救不得近火」，不如目前即送出國，則真正大學開辦時，這班人回國已可擔任教師。張百熙先生本爲維護我們最力的人，竭力促成這一件事，在那拉氏這一方面，亦以爲這班搗亂分子，應該讓他們快快滾出國門去，樂得耳根清靜，因亦照准。于是校中乃考選英法德俄日語言文字略有根底的學生三十餘人，分送出國。這是北大第一次派學生留學東西洋的歷史，亦即是北大學生爭取自由的第一幕。

當年我們的政治常識，都是偷偷摸摸，由片紙隻字禁書中得來，自然不甚充足。但是對於朝政得失，外交是非，和社會上一斑風俗習慣的好壞，都喜歡研究討論。有幾位特別能演說的同學尤喜作講演式的談話。每天功課完畢，南北樓常開辯論會，熱鬧非常。高談闊論，博引旁徵，有時候甚至爭辯到面紅耳赤，大有諸葛亮在隆中，抵掌談天下事的風度。果然，「蛟龍終非池中物」，後來所謂交通系，研究系，安福系，以及雲南起義，廣東護憲，都有我們同學參加，且都是重要脚色。極右傾和極左傾人物，無所不有。至於在司法界，教育界，財政界以及某界某界有所建樹者，亦有多人。這班人是非功罪，可以不談，不過他們各有主義，各有政見，不是庸庸碌碌的一輩人，却也值得稱道。蔡子民先生長北大時，人材稱盛。學者之外，有提倡小脚的辜鴻銘，有專談性學的張競生，就是講社會革命的人物，亦無不兼收並容。京師大學堂人材，却亦五花八門，無所不具。北大稱為偉大，大約就在這一點。

滿清政治雖然腐敗，但對於初期的大學生，却也十分優待。我們不但不繳學費，並且由校供應伙食。每餐八人一棹，六菜一湯，冬天則改為四菜一火鍋，鸚鵡魚肉都有。有所謂堂提調者，就是現在舍監或庶務科長這類職員，跟我們在一處吃飯。如果飯菜不好，堂提調馬上發起威風，懲罰厨子，倒用不著我們學生操心。有一次我記得因為某樣菜偷工減料，堂提調大怒，叫來厨子，罰他長跪在飯廳階前，後來反是學生替他求情，方纔饒恕。我們每月有月考，名列前若干名者，都有獎金。數目雖祇數元或十數元，但我們大半都是外省來的窮學生，有道筆進款，月開零用，始有著落，有時還可以約二三位同學到前門外聽聽平劇，吃吃小館。衣服自然是自備，但每人冬夏各給一套操衣。著操衣時說去長袍馬褂，作軍隊裝束，自然感覺新奇。所以那時候對於兵式體操，很感興趣。雖然每人仍拖一條豬尾巴，不過短衣窄袖，自顧亦以為有

「糾糾武夫」氣概，大可自豪。每天破曉，操場上就聽見「向左轉」「向右看齊」各種口號。雖朔風凜冽，大部分學生倒也並不偷懶。記得有一次體操後接着就要祭拜孔老夫子，職員們都衣冠齊整，翎頂輝煌，領導我們行禮。我們本該換衣服，但大家囿于這樣作，就短衣一擁進去，參與典禮。孔老夫子那天如果在家，一定要氣破肚皮，叫他的徒弟「鳴鼓而攻」我們了。又有一次集體到東城照像，約定排成隊伍前往。那時候學生遊行，尚不多見，這一系列學生軍經過東華門大街時，兩旁舖戶，都覺稱奇，男婦老幼，一齊擁出來，觀看熱鬧，一班頑固的滿漢朝臣，亦即因此「談虎色變」。

那時候的學生對於科學，自不敢說有精深研究。不過國學有桐城派大師吳棫甫先生主持，講學之風，盛極一時。吳先生不久病故，由其弟子張鶴齡先生代替。其他楊仁山，屠敬山，王瑤舟諸先生，都是當時頗頗有名的人物。職員中如于式枚，如蔣懌甫，如李家駒，如王儀通，如袁勵準亦都是積學之士。編譯局人材更多，嚴幾道，林琴南，羅棧東，魏聽叔都是近人所知道的名士，統在網羅之列。同學中國學有根底者本來很多，再在各名教授薰陶底下，後來成名者亦有不少人。在當時更有一樣好現象，無論中外教師，無論大小職員，都看待學生像子弟一樣，研討學說，質析疑難，沒有一樣不親切誠懇指導。所以學生非常敬愛教職員，教職員亦非常親愛學生。回想當年在校讀書樂趣，真使我至今神往。

京師大學堂壬寅年開學時，祇有仕學師範兩館。第二年方有譯學館，設在北河沿現今北大第三院。醫學館並未招生，大約成立在我出國之後。校址設在後孫公園。北大醫學院是不是就是醫學館傳下來的，我因離平過久，內中變遷太多，不十分清楚。師範館後來改設分科，正式大學由是產生。仕學館遷至李閣老胡同，即北平大學法學院的前身。編譯局亦係在我們開學的第二年成立。局址在虎坊橋。後來改爲學部，

就是拿這個作班底。學部長官，亦就是我們的兩位管學大臣。所以現在的教育部，亦就是這一系統演變出來的。現在北大像一朵鮮花，正在燦爛開放，而這一朵花發芽時期，誰都不能否認是在四十六年前。這塊園地，是戊戌京師大學堂孫家鼐開鑿的，播佳良種子，却是張百熙先生。我寫到這裏，不能不追念他老人家，當時計劃遠到和宏大，排除百般困難，培養這個嬌嫩的幼苗，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京師大學堂對於中國教育史，佔有重要的一頁。我們這位張百熙先生，在這頁教育史上，亦實在佔有重要的位置。

(完)

記同文館

齊如山

昨天接到北大校慶特刊出版委員會一函，囑我寫一篇關於北京同文館的文字。此事說來太長，非數萬字不可，可是時間已很短，不容詳細來寫，現只簡單着說他一說。

按北大紀念，爲什麼要說到同文館呢？這也有一個原因。在前清奏辦京師大學堂時，其規模多半都仿效同文館，其名目雖爲大學，而課程則極簡單。洋文不過由字母學起，國文亦有大多數學生帶寫仿格，至科學則更是從起頭學了。所以最初開學之時，其中的洋文教習，自然都是洋人，而助教則多是由同文館奏調者。家兄竺山，卽是一人。彼時係德文助教兼體操助教。光緒庚子，因匪亂停辦，後又重開，便分了四個部份。其中的譯學館就可以說是同文館的後身，因彼時同文館停辦，所有其中的學生，都可投考譯學館也。由此說來，同文館自是譯學館的前身了，而同文館之前，又有俄羅斯文館。此館創設於前清乾隆二

十二年，附設於內閣，不啻一個學堂的規模，到同治二年同文館成立，便歸併了同文館。於是俄羅斯文館的名詞不復存在，所以知道他的也就很少了。同文館創立於清同治元年，最初功課很簡單，只有英文，光緒二年才有法俄文，後又添德文。原名布文，布者普魯士也。光緒甲午後，才添日文。至於天文化學，醫學，算學等科，可以算是附屬的功課。茲將其大概的情形，分寫於下：

地點

同文館乃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所奏設，故附屬於該衙門之內，在東城東堂子胡同中間路北。衙門內西爲辦公所，東即同文館。按該衙門後改爲外交部。

組織

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之王大臣，最少總有四五位，即以其中之一人兼管館務。並有提調官二人，專管館中一切事項。這種提調，即由衙門司官充之。至教務一部份，則用一洋人充總教習，所有一切教務，除關於國文及漢文算學等一部份外，其餘都歸他稽查。其中分前後兩部份，前館學生年歲稍長，不再習漢文，專習洋文，稍有根基，再兼習他種科學，後館學生年齡較稚，須兼習國文，然年長不願兼習國文亦可隨便。

學生

彼時風氣不開，無人願學洋文。最初都由各八旗官學挑選學生，後頗有自動願學者。每年春季可隨時

報名入學。到光緒七八年後，願入學者必須求該衙門中之堂官或司官等介紹；即以該學生之籍貫三代名條，交與提調官便妥，名曰交條子。或由館中各教習代交亦可，不必考試，便可入館。我進館時即是由翁同龢交的條子。到光緒二十三年，願入學的人太多，才改用招考的手續了，但是也有許多學生，是由廣東同文館或上海廣方言館咨送來的。因由以上兩館送到北京來，乃是升學的性質，故學生程度較高。

課程

- 第一年 認字寫字 淺解辭句 講解淺書
 - 第二年 講解淺書 練習句法 繙譯條子
 - 第三年 講各國地圖 讀各國史略 繙譯選編
 - 第四年 數學啓蒙 代數學 繙譯公文
 - 第五年 講求格物 幾何原本 平三角弧三角 練習譯書
 - 第六年 講求機器 微分積分 航海測算 練習譯書
 - 第七年 講求化學 天文測算 萬國公法 練習譯書
 - 第八年 天文測算 地理金石 富國策 練習譯書
- 以上乃光緒初年所定課程表，後亦不盡照此上課。

待遇

無論那一國，那一個學校，對於學生的待遇，沒有比同文館再優的了！入館後半年甄別一次，劣者革

退，中者留館，優者每月給與膏火銀三兩，以後有月課，季考，歲試三種。歲試較優者，給六兩，十兩增至十五兩則須兼教功課，名曰副習矣。三年大考一次，最優者可得保舉，若預先捐一監生，則第一次以保至部司務，第二次便可保至主事，至於平時待遇，除不替衣服外，至住室燈火，下至紙媒等皆由官供給，飯食則六人一棹，每棹銀四兩，菜數本爲六盤六碗一火鍋，夏季則改一大海，并兩道點心；至火則白肉，什錦羊肉等等，各聽學生自便，倘吃羊肉鍋，則羊肉片，魚片，肝片，鷄蛋等等無不應有盡有此外仍可隨便要菜，與飯館無異，但不用花錢，最奇者是資格較深之學生可以隨便留客吃飯，要十來菜，不但不用花錢，且連賞錢都用不着。

我輩有關於同文館的公事很有幾件，因抗戰以來搬移了幾次，不知壓在何處，現存手下者，只有件，想錄出來作一個參考，但因篇幅有限，現只錄奏摺一通如下：

同治元年八月奏疏（節錄）

謹奏爲遵議設立學習外國語言文字學館恭摺，仰祈聖鑒事竊查咸豐十年冬間，臣等於通籌善後程內，以外國交涉事件，必先識其情性，請飭廣東上海各督撫等分派通解外國語言文字之人，攜帶國書籍來京，選八旗中資質聰慧，年在十三四歲以下者，俾資學習遊籌未盡事宜，復經聲明，鐵鑄除改作衙署外，尚有鱸房修葺，堪作館舍等因，均經先後奉旨允准在案，臣等伏思欲悉各國情形，先諳其語言文字，方不受人欺蒙，各國皆以重資聘請中國人講解文藝，而中國迄無熟悉外國語言文之人，恐無以悉其底蘊，廣東上海既無咨送來京之人，不得不於外國延訪，旋據英國威妥瑪言及該包爾騰兼通漢文堪充此席，因於五月十五日先令挑定之學生十人來館試行教習，仍另請漢人徐樹琳

習漢文，即以此學爲同文館，再俄法等國語言文字，亦應一體學習，容俟覓有安人教授，再行隨時酌辦云云。

按此後法文館，俄文館，均於同治二年三月初六日開設。

查乾隆二十二年於內閣開設俄羅斯文館，此時亦移於同文館內。

以上照錄原文，英文教習最初雖爲包爾騰後即改聘丁臨良爲總教習。

工學院沿革紀略

本院緣自有清庚子覆敗之後，覺非提倡科學無以圖存。爰於光緒二十九年，籌設京師高等實業學堂，隸屬農工商部，就祖家街神機營軍械分所，改建校舍，監督紹英，厘定章程。分機械，電氣，冶礦，應用化學四科，各科爲單級制，並附設工廠，以備實習。修業期限三年。先開辦補習科，修業期限二年。是爲母校創辦之始。光緒卅一年，資送學生赴英留學。光緒卅三年，開辦本科。宣統元年，就端王府建築新校舍，即本院現在校址。宣統二年，本科第一班畢業。其間監督爲熙彥，郭會忻，袁勵準諸君。辛亥鼎革，民國元年，改組爲北京工業專門學堂，隸屬教育部，任洪錕爲校長。規定預科一年，本科三年，停辦冶礦科，改設機織科。民國六年，機織工廠落成。九年洪校長辭職，繼以楊梓林署理，范鴻泰暫代，旋任命同奎爲校長。民十變更學制，改本科爲四年，廢止預科，另設補習班。十一年籌設國產研究院，十二年告成，徵集全國產品，開始研究。又添設機械土木工程專修班，二年畢業。十三年經教育部批准，改稱國立

北京工業大學校，聘俞同奎爲校長。是年秋，設立研究班，增設土木工科。九月，俞校長辭職，繼聘王季緒代理。十四年，部聘馬君武爲校長。十五年秋，土木科不收新生，研究班亦停辦。十六年九月，北京各國立大學改組，母校改稱爲京師大學工科，聘胡仁源爲校長。十七年十一月，成立北京大學區，改名爲北平大學第一工學院，聘俞同奎爲院長。十八年六月，廢止大學區制。八月，北平大學實行改組，母校改名爲北平大學工學院。俞院長辭職，教育部電聘顏德慶爲院長，未到任前，以王季緒代理。廿年，王辭，聘程于雲爲院長。二十一年夏，程辭，孫國封繼任院長。二十二年，孫辭，徐誦明兼代，旋聘張貽惠繼任院長。二十六年，七七變起，抗日軍興，張院長率校友西遷，未畢業各系學生，改在西北工學院畢業。北平院址，經僞組織改稱爲北京大學工學院，另招新生，廢紡織系，添土木，建築兩系。自民國三十一年起，歷年均有畢業班次。迨民國三十四年，八一五勝利接收後，改稱北平臨時大學補習班第五分班。三十五年八月，改稱北平大學北平部。三十六年八月，併入北京大學，改稱國立北京大學工學院。此母校四十五年之遷嬗十易校名之經過也。

北大懷舊記

馮友蘭

北大五十週年，北大哲學系擬刊行論文集，以爲紀念。我寫這篇懷舊記，敘述我在北大哲學系當學生時候的經歷，求在論文集的尾巴上佔點篇幅。我想，在我與北大哲學系的關係上，這不能算是不合適，因爲這些經歷也就是北大哲學系的掌故。五十週年紀念，是一個說掌故的機會。

自北大成立到現在，這半世紀中間，國家經過了許多災難。雖然如此，中國社會的各方面或各部門，是一直在進步中底。我的這一些簡單底敘述，可以證明北大是一直在進步中底。這也就表示，中國的學術是一直在進步中底。

在我入北大以前，我在上海入中國公學。大學預科（略等於現在底高中）。我們的功課中，有論理學一門。在那時候，上海的學校，都講究用英文原本教科書。不管甚麼教科書，教員都拿它當作英文讀本教。我們的這一位講論理學底先生，也不是例外。他選定底教科書，是耶芳斯的邏輯初課 *Yeovons, Elementary Lessons in Logic*。這本書不能算壞，可是這位先生上課時所講底，並不是耶芳斯的邏輯學，而是耶芳斯的英文。講到關於「判斷」一章的時候。有一次他叫我站起來，問我 *The Judgment* 這個字是如何拼底，在 *g* 與 *m* 中間是不是有 *e*。

這位先生講了不久，就辭職了。於是又換了一位先生。這位先生顯然也是沒有學過邏輯，可是他倒是真想講邏輯。這樣就引起了我對於邏輯底興趣。我自動地作耶芳斯的書後面底習題。有一天，有一個習題作不出來，我就到教員休息室請教。這位先生想了半天，也沒有辦法。他說：「等下次上課時，我告訴你。」可是他以後沒有再來上課，就一去不復返了。

其實，在那個時候，實在是沒人真懂得邏輯。嚴幾道（復）先生出了一部名學淺說，又翻譯了半部密勒名學，在當時就名震全國，成爲西學泰斗了，我那時候，沒有學到邏輯，不過倒得了學西洋哲學底興趣。民國四年我在中國公學大學預科畢業，就決心要學哲學。我們畢業時，我們的科主任李登輝先生問我們同班學生的以後計劃，我說：「我要學哲學」。他說：「你想當孔夫子呀。」

在那時候，要學哲學，必須入北大。北大是那時候中國的惟一底大學。照他的規定組織，文科設中國哲學，西洋哲學，印度哲學，三個學門（即三個學系）。但事實上自民國三年度起，只設有中國哲學門。據說，自民國四年度起，要添設西洋哲學門，因為已經請到了一位專門研究西洋哲學底周慕西先生，擔任教授。我得到這個消息，很是興奮。即在上海報考北大文科西洋哲學門。

在那時候，一般人還以學校為變象底科舉。上大學為底是得個入仕途的「出身」。「出身」以法科為宜，很少有人願意入文科。所以北大對於願入文科底人，特別放寬入學考試的尺度。報考法科底人，必須有大學預科畢業的文憑，報考文科，則不需要。我當時拿着大學預科畢業的資格報考文科。那位主持報考底職員，很替我可惜。他勸我萬不可白犧牲我的資格。他又替我想了一個折中底辦法。就是：先報考法科。如果取了以後，仍願入文科，可以請轉科。他說：「從法科轉文科是一定可以准底。從文科轉法科，那就非常底困難了。」

我接受了他的折中辦法，報考法科，那時候北大繼承清朝京師大學的餘風，國文及中國史地的題目，都是考進士底殿試策問的體裁。考生都有點莫名其妙。可是我也竟然考取了。考取以後，到了北平，才知道西洋哲學門，還是不開，周慕西先生實在早已去世，當時我很失望，不過還是請改入文科中國哲學門。周慕西先生死後，他的書約有兩三書架，捐入北大圖書館。在那時候，他的這批書，也就是北大圖書館中備有底西洋哲學書了。

我算是北大中國哲學門第二班學生。在我們以前有一班，是民國三年入學底。我們的學門，既然是中國哲學門，所以功課以中國哲學為主。主要的功課是經學，中國哲學史，諸子哲學，宋學（即宋明哲學）。

諸子哲學，第一二班合併上課，由陳介石（黻宸）先生擔任。他的浙江溫州一帶底土話，非常難懂，所以他上堂很少開口，當時北大承前清京師大學堂之風，教授講究編講義。講義用油印印出，每次上課時，有一個聽差，站在講堂門口分發。介石先生的講義特別多。上堂以後，一言不發，拿起粉筆就寫講義以外底議論。他的諸子哲學，是從伏羲講起，講了一學期，才講到周公。有一次有個同學問：「照這樣講，甚麼時候可以講完？」他回答說：「哲學無所謂講完講不完。若要講完，一句就可以講完。若要講不完，永遠講不完」。他的思想，本來是接近佛學及陸王一派底道學底。他的此說，很有禪宗的意味。照我們的現在底看法。他的此說的毛病，在於將哲學與哲學史混為一談。哲學也許可以是如他所說底。但是諸子哲學這門功課是講哲學史。無論哲學是不是如他所說底，這一段哲學史總不是一句話可以講完底，也不是永遠講不完底。

陳介石先生的話雖不易懂，但是他的學問的淵博，態度的誠懇，我們一二兩班的學生，無形之中，受他的影響很大。我們都愛敬他。不幸他於我們入學的第二年暑假中就去世了。

我們的宋學，先是沒有人講，後來請到了一位先生。他上了幾次課，發了三頁講義。在那三頁中，他主張：水為萬物之原。我們全班，很不滿意。那時候我是班長，同班叫我向文科學長（等於現在底院長）夏錫祺先生交涉。學長說：「他的講義有甚麼不妥，你們可以指出來我看，不過你們在堂上千萬不可向某先生有甚麼表示。」我們於是寫了一篇「批判」，約有十幾條，交與學長。過了一天，我去見學長，他拿著我們的「批判」，抱著水烟袋，停了半天，然後說：「你們的文章很好，是你們自己寫底嗎？」我說：「學長不信，可以考試。」他也沒有說什麼。過了幾天，舍監把我叫去，說：「某先生如果講得不好，你

們可以當堂質問他。」我說：「夏學長說：不准我們對他有直接底表示。」舍監說：「彼一時，此一時也。」我們得了這個暗示，第二天抱着宋元學案上課，當堂質問。那位先生果然下次就不來了，後來我們的經學教授陳石遺（衍）先生知道了，把我們大加申斥。以後我們的宋學一課，就由馬夷初（叙倫）先生担任。

當我們在二年級的時候，蔡先生到校了。他到北大，先換文科學長。新學長是陳獨秀先生。從此以後，文科的教授也多了。學生也多了。社會對於文科也另眼看待。學校是變像的科舉的觀念打破了。學生中間，開始覺得入大學的目的是研究學問，並不是爲得個入仕途的「出身」。

陳獨秀先生專任學長，沒開功課。我也沒有見他作過公開底講演。在我們這一班中，他有一件趣事。我們在民國七年畢業的時候，全體師生照了一張像。陳先生與梁漱溟先生坐在一起。梁先生態度恭謹。陳先生則很豪放。他的一隻腳，直橫伸到梁先生面前。等到像片洗出以後，我們送一張與陳先生。他一看，說：「很好，只是梁先生的腳，伸出太遠一點」。我們的班長孫時哲（本文）說：「這是先生的腳」。陳先生也爲之太笑。

胡適之先生到北大的時候，担任比我們低一班的中國哲學史。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就在這個時候以講義的形式出現。我們這一班的中國哲學史，則由陳伯弢（漢章）先生担任。我們從第二一年級起，就上這門功課，一直上了兩年。有一天上課時，陳伯弢先生拿著胡先生的講義，笑不可抑，說：「只看這個講義的名稱，我們就可以知道胡某人不通。哲學史已經是哲學的大綱了。哲學史大綱，豈不成了大綱的大綱？」當然陳先生的這個批評的毛病，也是在於將哲學及哲學史混爲一談。哲學史並不就是哲學，更不是哲學

的大綱。因此哲學史大綱，並不等於哲學的大綱的大綱。

北人在蔡先生的改制之下，中國哲學門改爲哲學系，包括中國哲學及西洋哲學。但是我們一二兩班，關於西洋哲學的功課，實在有限得很。當時只有陳百年（大齊）先生爲我們講過哲學概論。我們對於西洋哲學的知識，也就是從這門功課裏得到一點。

在北大，我雖然沒有學到西洋哲學。但是對於中國傳統底學術思想，總算是入門了。這三年的功夫，使我得到關於中國傳統底學術思想底「科班訓練」。這對我以後底研究工作，當然有很大的幫助及影響。

在北大底哲學系（在當時是全國唯一底）中，認真講西洋哲學底教授，我想當以張真如（頤）先生爲第一人。不過這都是我們畢業以後底事了。以現在北大哲學系與我們當學生時候的哲學系比，我一定要說：「漢之得人，於斯爲盛。」我謹以此言作爲我對於北大五十週年紀念中底哲學系底祝辭。

紀念北大五十週年並爲林宰平先生祝嘏

熊十力

九年前，余欲作一文，紀念蔡子老。將上下古今之變，而論及子老在革命黨時期，與長北大時期，其影響於國家民族者爲何如。子老之胸懷與志事，及愛智之情趣，並其感人入深之所以，欲一一詳述之。此余所銘諸心而未忍一日忘者。然迄今未得作。余平生極喜汪大紳文，頃不憶題目，似歷述與羅有高並弟侯等

平生之感。其文廣博浩蕩。氣盛，而足以包絡天地。情與慧俱深，融萬理，運萬化，通萬類，極幽微繁雜之感，如死生哀樂，世出世，名無名，衆生迷妄之所繫，一一照察。樂不淫。哀不傷。心不忘當世之務，而遊乎孤海。雖遊孤海，而帝皇王伯之道，運之宥密，待羣情交喻，舉而措之亦易耳。余昔閱大紳文，興此感。嘗欲擬是，作二三篇大文字。平生庶幾稱快，無稍憾矣。紀念子老，當爲大文字之一。然而迄今未敢作也。其後歐陽大師示寂。余逃難在川，感懷萬端。亦思爲大文字，以申哀仰。而復未作。今年，有兩大文字應作，一爲北大五十周年。一爲哲學評論，擬爲吾友林宰平先生七十哲誕，出專號。北大自子老長校，領導諸青年教授。今校長胡適之先生及諸名賢，首倡文學改革。其被及於思想界與社會政治各方面之影響者，不可謂不鉅。至其得失之端欲詳論之，決非簡單篇幅可以了事。由歷史眼光論之，自秦政混一，以迄于茲，稱明世者，漢唐宋明四代。實則四代之中，皆治日短，亂日多。而二千餘年來，直是夷狄與盜賊交擾之局。先後出生於此等局面下之仁人哲士，或參佛道以取玄。（六代以來，文學聰明之士，鮮不雜二氏。）或周旋於凶夷狗盜帝制之下，立補偏救弊，稍息生民之功。間有一二睿智者出，有挾破藩籬之思。而在思想界長期鋼蔽之下，亦無緣得同聲同氣之感應，而立既滯塞。余著讀經示要第二講，頗談及此。嗚呼，千歲睡獅，沉淪不醒，疲憊乏力，其亦可憫之甚矣。明世，陽明先生，令人反求固有無盡寶藏。自本自根。自信自足。自發自闢。以此激引羣倫。可謂理性大解放時期。瀟洛關閩未竟之緒，至此蔚然可觀。梨洲稱明之理學，遠過兩漢唐宋，有識之言也。及明之季，王顧顏黃諸大儒輩出，其思想多與西洋接近，在當時雖矯王學末流之弊，而實承王學根本精神，則不容否認也。何圖生機甫啓，大運已傾。閩若瓊胡渭之徒，以考覈之業，鋼智慧於無用，媚事東胡，以此率天下，而羣然效之。而明諸儒之緒，斬焉

殆盡。民智，民德，民力之墮沒，亘二千年，至是而益頹矣。清之末葉，西化東漸，挾畿海排山之力，以臨締敵之族。羣情驟憤，清以不支。帝制更而昏亂滋甚。禍患可以更端迭出，而創新無望也。北大諸青年教授，驟欲破除痼疾，效法西洋。一時熱情銳氣，頗有揭天地以趨新，負山岳而舍故之概。荷歟盛哉。然而黃炎貴胃，經二千年之停滯不進。今不務掘發其固有寶藏，涵養其自尊自信之毅力，而徒以一切掃蕩是務。譬彼久病之夫，良醫必謹其攻伐，而善護其元氣。政治適度，足以消其鬱滯而止。則鋼疾自除，而生命力乃日益充沛而不自知矣。若遇醫師缺經驗者，將橫施攻泄，大傷根底。病夫立斃，可哀孰甚。吾於五四運動以後，非薄固有，完全西化之傾向，竊有所未安焉。吾國自唐虞以迄晚周。有悠久高深之文化。易春秋二經，通天化物理，人事，觀變動不居，而隨時以各協於中道。（天者，宇宙本體之目。天化，猶云本體之流行。執中之道，自顧頡始明，史記稱其漑執中而天下平是也。論語，堯舜曰，允執其中。舜亦以命禹。孟子言湯執中。春秋周室劉康公曰。民變天地之中以生云云。易道隨時執中。孔門演易之旨，作中庸。故孟子稱孔子集大成。其脈絡的然可尋也。）上窺造化之微。下推之治理，極於位天地育萬物之盛。視夫僅以矛盾法測變者，不亦得其似而未究其真乎。矛盾法者，易家別子老氏所云，反者，過之動也。然反而未嘗不歸於沖和。沖和者仁也。仁也者中也。（仁，何以亦名爲中。須深玩劉子人變天地之中以生語）。儒者之道，含宏萬有，究其極，不外中道而已。人類如有趨向太平之幾，必待儒學昌明而後可。此余所斷然不疑者。三十餘年來，六經四子幾投厠所。或則當作考古資料而玩弄之。嗜者以經籍爲常所寄，崇信而不敢輕叛之觀念，迄今蕩然無存。學者各習一部門知識，或且稍涉雜亂見聞，而無經籍起其信守。無大道可爲依歸。身心無與維繫。生活力如何充實。此余所不能無憂者。晚周學術思想，已稱極盛。諸子百

家，二者分塗。家者，專門之目。如算學，天文，物理，（周公造指南針。古代已有物理知識。）醫藥，（古代發明最早）工程（秦時李冰工程知識已高），機械（孟子稱公輸子之巧），地理（鄒衍之說略存），等等知識是也。子學，即各派思想，猶今云哲學。儒道名墨法農皆大宗也，而儒者爲正統派。秦人殘暴，毀文物，民不安生，百家之業先亡，其書不易傳，子學書存者亦殘缺不完，然諸大宗略可尋究。百家之業雖亡，今可吸收西洋科學，則絕而復續也。哲學有國民性，諸子之緒，當發其微，若一意襲外人膚表，以亂吾之真，將使民性毀棄，絕無獨立研究與自由發展之真精神。率一世之青年，以追隨外人時下淺薄風會，人雖不自愛，何可暴棄如斯。分析名詞與考覈之業，只是哲學家之餘事，萬不可以此當作哲學。哲學家不僅是鑽研某一家派之說，而當上下古今，觀其會通。不僅是翻弄名詞，而當深窮真理。不僅是依據科學，而當領導科學，使科學知識得哲學之啓示與批評而涉入宇宙實相。不僅是解釋宇宙，而當改造宇宙。不僅是思辨，而當如禮經所云，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陽明所謂知行合一之學。變更人類思想，激揚時代精神，涵養特殊人才，此等大責任，全在哲學。昔年子老出長北大，首重文哲，今者適之先生仍秉子老精神。茲後哲系師生之所努力，似當上追晚周諸子，名墨取其辨，農法通其變，（法家主法治，農家社會主義，亦近無政府主義），道家用其長（道家談本體，只見爲虛靜，固是其短，然未至如佛氏談體，絕不語生化。究有所長。道家言治，抨擊獨裁者宰割萬物之暴厲，而主自由，亦是其長），然後兼理孫孟（孫卿天論遙合西洋思想，然一歸於禮，則超於西化遠矣。孟子言性善而重民生，言王道而隆法守，非迂闊也。西洋之治，宜折中於此。）以仰宗於宣聖。造化之奧，天人之故，道德之崇，治化之原，一皆昭激，而遠於迷亂。規矩設，而天下之方圓可裁也。尺度立，而天下之短長可衡也。至此，則旁搜外學，

不患無主。博涉異方，自有指南。溫故知新，舍宏光大。深得自造，非隨他轉。大人之學，不當如是耶。清季迄今，學人盡棄固有寶藏，不屑探究。而於西學，亦不必窮其根底，徒以涉獵所得若干膚泛知解，妄自矜炫。憑其淺衷，而逞臆想，何關理道。集其浮詞，而名著作，有甚意義。以此率天下，而同爲無本之學，思想失自主，精神失獨立，生心害政，而欲國之不依於人，種之不奴於人，奚可得哉。天積衆剛以自強，（董子繁露語）世界積無量強有力分子以成至治。有依人者，始有宰制此依者；有奴於人者，始有鞭笞此奴者。至治惡可得乎。吾國人今日所急需要者，思想獨立，學術獨立，精神獨立，一切依自，不依他。高視闊步，而遊乎廣天博地之間，空諸倚傍，自誠自明。以此自樹，將爲世界文化，開發新生命，豈惟自救而已哉。聖人吉凶與民同患，（佛氏大悲，亦同此精神。）故裁成天地之道，輔相萬物之宜，以左右民。（參看吾著讀經示要第三卷釋易處。）此與西洋人主張征服自然，純爲功利動機者，截然異指。吾先哲爲學之精神與嚮向，超脫小己與功利之私，此等血脈，萬不可失。哲學無此血脈，不成哲學，科學無此血脈，且將以其知能，供野心家之利用，而人類有自毀之憂。吾人今日，必延續此血脈，以爲羣生所託命。哲學，固應發揮吾固有偉大精神；科學，尤須本吾偉大精神發展去，體現真理，擔當世運，恐非西洋人識量所及，吾黃農虞夏之胃，不能不勇於自任也。在五卅運動前後，適之先生提倡科學方法，此甚要緊。又陵先生雖首譯名學，而其文字未能普遍。適之銳意宣揚，而後青年皆知注重邏輯，視清末民初，文章之習，驟然大變。但提倡之效，似僅及於考覈之業，而在哲學方面，其真知慎思明辨者，曾得幾何。思想界轉日趨浮淺碎亂，無可導入正知正見之途，無可語於窮大極深之業。世亂日深，需哲學也日亟，而哲學家不足語於己立立人已達達人也，乃益堪浩歎。此其故安在。哲學者，智慧之學，而爲羣學之源，亦羣學

之歸墟也。此等學問，純爲偉大精神之產物。學者從事哲學，必先開拓胸次，有上下與天地同流之實，則萬理昭著，不勞窮索，否則狹隘之衷，惑障一團，理道終不來舍。故學之事，首在激發精神，而後可與講求方法。今之學者，似於一己之地位與溫飽外，無四海困窮之實感，無虛懷納善之真誠，無遷世無悶，精進不已之大勇，其外日侈，其內日虧，其於小己得喪計較甚，其於大道無可入，精神墮落，莫甚於今之人。世運艱危，余以寡昧，願向天下善類盡忠告，言誠過當，聞者足戒，庶幾不以人廢言之義。北大自予老長校以來，諸君子貢獻於國家民族者甚鉅，今茲哲系師生，所處之時會，比以前更困，所負之責任，比以前更大，繼今爲學，其將隨順時風衆勢之所趨，而漫無省覺乎，抑將怵目驚心，而有無窮之感，不容不向至大至真處着力乎。余老鈍，無復長進，唯好學之意未衰，於同學深寄無限之希望。吾年三十八，始至北大，迄今向衰，始終未離北大，雖以疾患，不常到校，而余之精神，固無一日不與同學相感召。此番紀念，本欲精心作一文字，而精力不給，終未能作，略進蕪詞，未堪達意。余與林宰平先生，同在哲系，爲日良久。宰平行誼，居夷惠之間，和不流，清不溢，夷惠未之逮也。宰平學問，方面極寬。博聞而尊疑，精思而喜攻難。二十年前，余與宰平，及梁漱溟，同寓舊京，無有睽違三日不相晤者。每晤，宰平輒詰難橫生，余亦縱橫酬對，時或嘯聲出戶外。漱溟默然寡言，間解紛難，片言扼要。余嘗衡論古今述作，得失之判，確乎其嚴。宰平戲謂曰，老熊眼在天上。余亦戲曰，我有法眼，一切如量。宰平爲學，首重分析，其術蓋得之印度唯識法相，而亦浸染西洋邏輯。唯識之論，自唐以來，號爲難究。宰平析其名相，詳其條貫，辨其思想脈絡，如大禹治水，千流萬派窮源竟委，疏壅解滯。余勸其述作，宰平謙讓未遑，蓋其中年後，思想漸由佛以歸於儒，自漢太史談，已言儒者勞而無功，博而寡要。六經浩博，史談在漢初，尙作是說

，况復儒雜以二氏，推演益紛，儒學難窮後生所苦。宰平嘗欲爲一書，闡明儒學，大概以問題爲主，列舉諸重要名詞，釋其含義，究其根柢（謂其立義所據），折以類別，綜以統紀，庶幾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粲然可觀。余曰，是將以法相家論籍之組織，建儒宗之沖旨，是書若出，後生其有賴乎。聞積稿已不少，不久當可公之於世。宰平少年好爲詩，詩人富神趣，其於物也，遇之以神而遺其迹。中年尙西洋實測之術，其窮理，務明徵定保，遠於虛妄。五十以後，踐履日純，晚而窮神知化，庶幾盡性。余與宰平交最篤，知宰平者，宜無過於余，知余者宜無過於宰平。世或疑余爲浮屠氏之徒，唯宰平知余究心佛法，而實迥異趣寂之學也。或疑余爲理學家，唯宰平知余敬事宋明諸先生，而實不取其拘礙也。或疑余簡脫似老莊，而宰平知余平生未有變化氣質之功，而心之所存，實以動止一由事禮爲此心自然之則，要不可亂也。宰平常戒余混亂（見語要卷四），謂余每習氣橫發，而不自檢也。世或自我以儒家，唯宰平知余宗主雖在儒，而所資者博也。世或疑余新論外釋而內儒，唯宰平知新論自成體系，入乎衆家，出乎衆家，圓融無礙也。余與宰平相知之深，欣逢七十哲誕，應有大文字爲祝，而復未能作。凡吾之所欲作，而皆未能作者，非吾心之誠有所未至也。文章本乎情思，運乎氣勢，情思氣勢二者，同發於精力。精力不裕，則情難活躍，而思易凝滯，氣勢力易充盈持久。如是而欲爲大文字，斷不可能。精力強盛者，操筆之前稍一凝歛，恰恰無心用，恰恰用心時，忽然情如熱燄，思若湧泉，氣勢如天油然作雲，又如長風鼓衆竅，凡大文字之成，未有不如此者也。文學之文與著書說理，其事有異。說理只要平日義精仁熟，臨寫出時務求信達，雅其次也。故精力稍弱者尤可積漸爲之。文學之文，興會爲主，精力貧乏，則興會不生，雖生而不恆不盛，情思乍動而歇，氣勢弱而難舉，欲爲美文，不可得也。余於汪大紳三錄之文，及其與羅有高等感懷之記，宏廓深遠，

得未曾有。每有大感觸，思效之作一篇大文字，而終束手不一就。嗚呼，大文字天地之真善美也，非唯個人不易成功，而文章盛衰，實世運升降所繫。吾雖孤陋，猶思獨握天樞，以爭剝復，儼世運稍轉，老懷無苦，精力康復，雖不必能爲大文字，終不至以無物，上慚前哲，此則余之自矢也。此番筆語，煩自昭主任付北大紀念冊，及哲評祝宰翁哲誕專刊，兩處發表，聊以志感。

北大在長沙

楊振聲

戰爭常是文化的轉捩點，它毀滅了舊的，同時也就給了你一種創新的機會。這只看你能不能利用那機會；機會稍縱即逝，而創新又常是一件艱辛的工作。

在七七事變以後，北大，清華，南開三大學，離開了晴空麗日的北方與平津的優越環境，赤手空拳的跑到卑濕的長沙去辦臨時大學。這是一個劇變，一個試驗，試驗他們能不能適應新環境與創造新紀錄。

合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在長沙設立臨時大學，七七事變後，此議即醞釀於南京，二十六年八月間在南京成立臨時大學籌備委員會。除三校校長爲當然委員外，每校各加一人，北大爲胡適，清華顧毓琇，南開何廉。此外有傅斯年皮宗石（當時湖南南大學校長）朱經農（當時湖南教育廳長）爲委員。又以教育部部長王世杰爲主任委員，教育部次長周炳琳爲主任秘書。我是事變後八月二十六日到南京。因爲周炳琳先生當時不得脫身去長沙，我與清華北大都有淵源，南開也多朋友，才把我代替了他。於是我以籌備委員的資格於九月初與梅月涵先生到了長沙。我們也是最初負籌備責任的人。

二十六年九月十三日籌委會在長沙舉行第一次會議許多委員仍未能到會。九月二十左右蔣夢麟先生與三校同人陸續到達。籌備的工作漸漸開展。九月二十八日開始啓用國立長沙臨時大學關防。校務也由三校校長及主任秘書所組織之常務委員會負責。

當時最巧的是長沙聖經書院停辦，我們就租借了那整個的學校，教室，宿舍，傢具俱全，還有一個大禮堂的地下室，就是我們臨時的防空洞。

我們都各得其所的恢復了學生生活，住在每人一間小房的學生宿舍裏，天冷後大家還圍着長沙特有小火缸煮茶談天。到時圍住大飯桌吃包飯，大家都欣賞長沙的肥青菜，嫩豆付，四角一個的大角魚，一毛多一斤的肥豬肉。

大家自動的要求吃苦，要求縮減。於是在一次常委會中，決議薪水打七折支給。又公推蔣夢麟先生兼總務長梅貽琦先生兼教務長，張伯苓先生兼建設長。後來蔣先生成天算賬，累出胃病來，才能旁人幫他的忙。

至於課程方面亦多整理。三校院系頗多，加以歸併者：如歷史社會學合爲一系，哲學心理教育合爲一系，地理氣象亦合爲一系。共設四院（文，理，工，法商）十七系。

最困難的是圖書儀器的設備。圖書方面適逢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書籍遷長沙，我們便把地下室借讓他們藏書，同時便與之訂立圖書借用辦法。北平圖書館也遷來長沙，我們便把辦公室讓出一間作他們的辦公室，也與之訂立圖書合作辦法。又於十月十八日議決在鄰近的孤兒院與涵德女中的空地上建築化學實驗室及物理修械室。又買了幾套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造的儀器。這些簡單的儀器却救了一時之急，其後至昆

明聯大時，也還在用。

十月十八日學生開始報到。到的學生多來自戰區，生活無辦法。即於十月十九日常委會中議決：由學校經常費中節省五千元作為貸金，救濟困苦學生。此後救濟貸金，雖有種種名稱，而長沙臨大，實開其端。

先生學生到的漸漸多起來，長沙臨時校址容納不下，遂將文學院遷於南岳。

十一月一日，二十六年度開始上課。雖比平時校曆晚了一個多月，然在敵人不斷的空襲中，學校到底開了課，大家這才鬆了一口氣。

在那時大家很自然的看重國防問題。學校組織國防技藝服務委員會及介紹委員會。又注重軍事訓練。曾于十二月十日佈告學生，凡服務與國防有關機關者，得請保留學籍，並得由學校介紹。這也是後來西南聯大學生參軍的先聲。至軍事訓練方面，曾經推定張伯苓先生為軍訓隊長兼學生戰時後方服務隊隊長。此時學生宿舍方面，也完全用軍事管理。女生則兼習看護。

這個在播遷中的臨時大學，設備雖極簡陋，大家却那末富有朝氣。而生活愈簡單，作事的效率便愈高，糾紛也愈少。我那時還常在想：這正是三校反省的機會了。重要不在留戀過去的光榮，而在如何創造一個嶄新的將來。三校比較之下，各校的短長互見。既可取長補短；而人才集中，也為任何一校所不及。當時一位清華的朋友對我說：「從來學校的人材沒有這樣盛，個人的朋友也沒有這樣多，我們為什麼不可以永久合作呢？」這也可見三校的融洽無間了。

二十六年底，戰事風聲漸緊，至二十七年一月十九日長沙臨時大學始決議遷往昆明。一方面派人到昆明佈置校舍，添置設備。一方面於一月二十四日辦理第一學期考試。一月二十七日學生開始填寫入滇志願

警。至二月十日，總計欲赴滇就學學生八百二十人。此次學校再遷，大家不但不感頹喪，精神反更振作起來。

最值得大書特書的，是自長沙徒步至昆明的旅行團了。除女生及身體不適于長途旅行的男生外，學生隨意參加者共有二百四十四人。教員方面參加者也有黃鈺生、李繼侗，聞一多，曾昭倫，袁復禮諸先生。

二月中一個早晨，陰沉的初春天氣，兩部大卡車，滿載着二百多人的行李，先行出動。大隊漸漸集中，我們在驕傲眼光中看着他們出發時的熱情與勇敢。從此他們深入民間，親身接觸各地的風土民情，親眼看見各地的民生疾苦，親手採集各處的科學標本。他們在路上共行一千六百七十一公里，為時七十三日。於四月二十七日到達昆明。我們在昆明拓東路又以驕傲的眼光去迎接他們。他們都曬得黑光光的，腿肚走粗了，腳皮磨厚了；同時人生的經驗增加了，吃苦的本領加大了，精神也更飽滿了。就這樣的他們步入了歷史的新頁。

同時，在他們到的二十五天前，二十七年四月二日長沙臨時大學正式改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七七事變後北大的殘局

羅常培

當七七事變發生時蔣校長夢麟正在南方，法學院院長周枚孫（炳琳）已經改任教育部次長。那時北大重要負責人留在北平的只有文學院院長胡適之先生（他六月二十二日剛從南京回來），理學院院長饒樹人（毓泰），秘書長鄭毅生（天挺）和教務長樊遠羽（際昌）。

事變發生的第二天，我到米糶庫四號去看胡先生。在他那裏遇見了徐森玉（鴻寶）張奚若陳之邁張佛泉沈仲章五位。大家詢問胡先生對於時局的意見，他當時以為盧溝橋只是局部事件，或者不至於擴大。他原定八日下午六時赴南京開會，正在我們坐着的當兒，中國旅行社來電話說津浦通車仍舊照常開行。於是胡先生便照他預定的時間離開了北平。那天晚上楊今甫（振聲）本來預備在他的新居——舊那王府——約我們幾個朋友吃飯。臨時因為同和居不肯出來「打發」，於是他也把我們「打發」了！那時今甫正和沈從文專心編輯中小學校教科書，還沒正式加入北大。可是他不久離平赴京，對於後來長沙臨時大學的成立盡了很大的力量。

當時各院系的秩序還沒完全被盧溝橋的砲火轟散。舉幾件小事來說：那一年北大和清華聯合招生，七月十日我和兩校考試委員會的負責人，從上午八時到下午七時半在紅樓地下室監印了新生試題一萬二千份；十三日接着又監印北大研究院的試題，並且評閱文科研究所研究生高慶賜的初試卷。十六日中國文學系的新舊助教辦交待，我還給新聘的助教吳曉鈴楊佩銘規定了約法十二章。十九日又和魏建功唐立厂（蘭）盧吉忱（遠曾）李曉宇（續祖）在文科研究所會商北大所藏甲骨文卜辭付印事。其他各院系和行政部分也都照常進行着。

從七月十五日到月底教職員一共在松公府大廳（現在的子民紀念堂）集了三次會：第一次是十五日下午四時，議決通電表明態度。公推我和建功草擬電稿。第二次是二十日下午六時，公推錢端升會昭掄和我一起草宣言，大意約分三點（一）申述我國國民素愛和平的本性，（二）指出現在的情形，（三）預測將來的責任。陳援安先生（垣）並提議多發表在國際間有利於我們的新聞。於是又公推張子縷（忠絨）葉公超

錢端升聯絡各方面，組織對外宣傳團體。那晚一直延到九時才散會。在我們開會的期間，四郊的砲聲一個勁兒的隆隆響着！第三次是三十一日下午三時，那時北平淪陷已經三天了。大家在淒涼慘痛的氛圍中仍舊主張鎮靜應變，共維殘局。

但是自從七二九以後大家的精神實在已經逐漸渙散了。城陷的那天，遠羽就避入了德國醫院。上午十時我到第二院巡視只碰見了鄭毅生，章承讓（廷謙），梁實秋，和潘光旦。十一時到第一院，聽說盧吉忱曾經來過一會兒，後來連工友的影子都不見了。到了八月七日平津試行通車，海道可航，於是遠羽便首先離開了北平。第二天河邊率日軍入城，分駐天壇，旃壇寺和鐵獅子胡同等處，人心更加浮動。八月九日毅生，樹人，公超，端升和我在歐美同學會晤談，一部分同人便主張早離危城。於是十一日清晨公超，樹人，實秋，和姚從吾就陪同胡適之太太離平赴津。在張皇失措中從吾還給胡太太丟了一隻箱子。

同人既然紛紛南下，北大的重擔幾乎完全壓在毅生一人的肩頭。還沒走的同人更覺得常常交換意見共撐殘局的必要。我自己曾經參加過的聚會一共有六次：

八月十三日上午九時由我約集馬幼漁（裕藻）先生，孟心史（森）先生，湯錫予（用彤），邱大年（椿），毛子水，陳雪屏，魏建功，李曉宇，盧吉忱等在第二院校長室商量怎樣維持校務。結果仍決定於未離平以前協助毅生共同支撐，低薪職員暫發維持費三十元。

九月十三日毅生，雪屏，大年和趙應澄（適搏）借靈境七號林宅約幼漁，心史，錫予，子水，建功，馮漢叔（祖荀）謝季驊（家榮），羅膺中（庸）劉雲浦和我聚餐，並商討最近學校發生的事情。在這次聚會以前有幾件值得記的事：自從北平淪陷以後市內報紙完全登載日人所辦同盟社的消息。市民只賴着無線

電和英文北平時事日報 (Peiping Chronicle) 稍微觀察一點兒真實戰況。八月二十四日時事日報被封，消息更加閉塞。我們除去從唧唧喳喳被擾亂的電波裏偷聽一點南京的廣播，幾乎完全和自由中國隔絕了！八月二十五日日本憲兵四人到第二院校長室檢查，由毅生獨自支應，後來周作人聞訊趕到，用日語和日憲兵駁辯，那時他還站在北大同人的立場說話。過了兩天日人又到圖書館索取三多時中俄畫界地圖並且請孟心史先生給他們解釋。這時的情勢已經越逼越緊了。八月二十五日漢奸所組織的地方維持會約各校負責人談話，北大派顧亞德參加。二十七日又函約各校負責人在第二天下午到南海豐澤園會商保管辦法。經同人商定派包尹輔參加。並且校方自動先入保管狀態，每部分各留一二人負責。三十日尹輔報告參加地方維持會談話情形。該會決定先請各校將保管各項加封，然後再由該會派人察核。九月三日日軍進駐第一院和灰樓新宿舍。據最後和紅樓告別的吳曉鈴報告，中國文學系門外的標誌是「○小隊附屬將校室みすたい」；文學院院長室門外的標誌是「○兩隊長室たいちエラシツ」。他對於自己的崗位總算恪守到最後一剎那了！

在那一天建功突然接到地方維持會文化組的通知約他到豐澤園開會，他爲避免糾纏，曾經到我家避了兩天。到九月九日建功得到長沙臨時大學就要成立的消息。同時蔣校長也有電報來，對於結束北平殘局的辦法有所指示。這些重要的消息我們都在十三日的聚餐會裏交互報告了。那天到會的十四個人裏嚴澄是八月三十日才從上海回來的，他對於八一三前後的情形，敘述頗詳。

九月二十三日留平同人在王府井大街承華園聚餐，約略交換近日所得消息。

九月二十九日上午再集會於靈境七號林宅，參加者十人。對於沈肅文信中傳來的結束辦法有所討論。公推建功膺中用留平全體同人口氣函蔣校長陳述平方情況。結尾有「總期四十年辛苦經營之學校，不致成

爲無人顧視之墮甌；三十餘坐幽待且之同人，不致終虛衛校存學之初願。至於私人備吸，當此之際，非所敢聞」等語。在我們這次聚會的前兩天，毅生突然接到胡先生九月九日從九江輪船中所發一封署名「感暉」的信，這的確給我們大家打了不少的氣。原信照片已在校史部分展覽，我現在還願在這兒節錄下來：

「久不通問，時切遐思，此雖套語，今日用之，最切當也。弟前夜與孟（蔣孟鄰校長）枚（周枚孫）諸公分別，携大兒子西行，明日可到漢口。……弟與端（錢端升）縷（張子縷）兩弟擬自漢南行，到港搭船，往國外經營商業，明知時勢不利，姑盡人事而已。豪君（豪靜農）見訪，知兄與幸（羅常培）建（魏建功）諸公皆決心居留，此是最可佩服之事。鄙意以爲諸兄定能在此時期埋頭著述，完成年來未完成之著作。人生最不易得的是閒暇，更不易得的是患難，——今諸兄兼有此兩難，此真千載一時，不可不充分利用，用作學術上的埋頭閉戶著作。弟常與諸兄說及，羨慕陳仲子匍匐食殘李時多暇可以著述；及其脫離苦厄，反不能安心著作，深以爲不如前者苦中之樂也。弟自愧不能有諸兄的清福，故半途出家，暫作買賣人，謀蠅頭之利，定爲諸兄所笑。然寒門人口衆多，皆淪于困苦，亦實不忍坐視其凍餒，故不能不爲一家糊口之計也。弟唯一希望諸兄能忍痛維持松公府內的故紙堆，維持一點研究工作。將來居者之成績，必遠過於行者，可斷言也。弟與孟兄已托興業兄（浙江興業銀行）爲諸兄留一方之地，以後當繼續如此辦理。船中無事，早起草此，問訊諸兄安好，並告行，不盡所欲言，伏維鑒察。弟感暉敬上。

這封信使同人都振奮起來，在幽居沉悶的當兒，得到無限安慰和鼓勵！

十月八日中午同人又在錫拉胡同景福閣集會，參加者二十八人。對於致蔣校長信自由簽名者二十人，

由孟心史先生和董康領銜。其餘的除劉志數何作霖早退外，幼漁先生，毅生，承襲，吉忱，周作人和徐祖正都沒有簽名。

十月二十八日下午四時在鹽境七號林宅開茶話會。這時長沙臨大的消息漸漸明朗起來。在這次聚會以前十月十八日袁開明從長沙回到北平，告訴我們不少眼見的事實。同天又接到趙羽九月二十七日從香港所發的信，又過了四天他本人也到了天津。十月二十六日建功又得到吳俊升的促行電。這時日人的統制逐漸加強，學校一天比一天難維持，同人再待下去，難免拖泥帶水。於是留平的三十六人除幼漁心史漢叔，繆金源，周作人，董康和徐祖正外都決定分批南下。這次開會後兩天，從吾又從長沙來電催我和子水錫予，建功，錢賓四（穆），齊思和等快走。十一月三日孟鄒先生的陷電也到了，其中特別提明「國文經濟兩系需人，盼華康兩兄即來，幸兄工作可與中研院合作。」於是同人遂陸續南下。最後在十一月十七日離開北平，二十一日同乘波北輪從天津去香港的有我和毅生，雪屏，齊中，建功，大年，康澄，玉霖之（烈），周灑生（作仁），和包尹輔諸人。北平淪陷後的，北大殘局就這樣暫時結束了！

在這四個多月中間最值得佩服的是鄭毅生。自從七二九以後北大三院兩處的重責都彙集在他一個人的身上。他除去支應敵寇漢奸的壓迫外還得籌畫員工的生活，校產的保管和教授們的安全。別人都替他耽心焦急，他却始終指揮若定，沉着不變。一班老朋友戲比他爲諸葛武侯，他雖謙謝不遑，實際上絕不是過分的推崇。由七二九到十月十八日他每天都到學校辦公，並且絕不避地體。到十月十八日那天，地方維持會把保管北京大學的佈告掛在第二院門口，他才和在平全體職員合攝一影，又在第二院門前地方維持會的佈告底下單獨拍了一張小照（見校史展覽），以後就不再到校。可是他對於留平教授的集會每次都去

參加（見前），對於校產的保管也組織的很嚴密。

留平的諸人中有一老一少最值得懷念：年老的是孟心史先生，年少的是繆金源同學。

心史先生從北平淪陷後便日夜憂思，晚間必聽中央廣播，白天還不辭勞苦的翻着字典看 *Chronicle*，他那時的心境在我所抄錄的「孟心史先生的遺詩」（載治史雜誌第二期北大史學系在昆明所印行）裏完全可以暴露出來。可是他在憂患中還沒廢棄研究，八月二十日送給我一篇「海軍陳家」論文稿，我馬上編入國學季刊第六卷第三號，二十四日就交給曉宇付印。現在那一期季刊雖然夭折，孟先生的手稿却幸而保存。我們這次把它影印，編入五十週年紀念論文集裏以紀念先生！他因困處危城，勞瘁憂煎，以致得了很重的胃病。經協和醫生診察，斷定是胃癌，他自己還不相信（見十月十八日病中作七律三首）。後來經朋友婉勸終於十一月四日進了協和醫院。十一月十四日，我離平的前三天，到協和醫院向先生辭行，他給我看他近作三首諷刺鄭孝胥的詩，我當時就在病榻旁邊把他們抄下來：

鄭氏兄弟父子昨來厲擬寄二律 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七載參商跡兩歧，合併仍恐見無期。兵間始識生離苦，病裏曾裁死別詩。掃徑開門慚廢閣，揮毫落紙憶風儀。懸知二老兼童幼，同逐高軒一過時。宿瘤醜已取憎多，况礙胸中作白窠。剛值亂離思節縮，竟緣危懼費搜羅。病才創見身先試，家縱全傾奈命何！爲報故人消息惡，膏肓攻速醫醫和。

枕上作有贈 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三日

城郭人民舊鄉國，令威歸來一歎息。事變何須歲月深，潮流只覺年時激。天生磊落人中豪，意氣

上薄青雲高。綱常大義一手縮，天地殺機隻目高。乾旋坤轉我何有，進退綽然仍斂手。天道難堪祇悔
亡，人生長策惟邱首。嗚呼！鄭鄭靈長鼎旋遷，宅京最久是幽燕，即論人海藏家世，規矩高會越百年。
君不見貫山趙孟何如賤，況有春秋夷夏辨！一世猶難與俗論，萬流何況由天演。棄我去者銷國中
舊是非，逼我來者橫流日後新知見。噫吁嘻！鎖國原無大是非，橫流自有真知見！

那天臨別的時候，先生握着我的手說：「這三首詩希望莘田兄帶給南方的朋友們看看，以見我心境的一斑。我們這次分別恐怕就成永訣了！」我當時答道：「望先生安心養病！最近的將來我們一定還會在我們心愛的北平共同治學的！」於是先生泣，我亦泣！這一段印象讓我深刻記憶在腦子裏永久不會忘掉。誰想這位「卅年鑿積前朝史，天假成書意尙殷」的老少年，竟自贊志以歿，真個和我們永訣了呢？

金源耿介孤僻，落落寡合。但是從北平淪陷後，他却始終抱定「誓餓死不失節」的氣骨。當我們南下時，他因體弱累重，事實上不能離開北平。於是二十六年度一整年就隱居却聘，食貧自守。直到二十七年秋天才到輔仁大學哲學系和司鐸書院教幾點鐘書，月入一百三十元。後來因發「非宗教」的言論得罪了天主教神父，第二年就沒有續聘。他在戰前，自奉相當豐厚，每食非魚肉不飽。但在輔仁教書時因爲入不敷出已經減到每天一粥一飯。離開輔仁，生活更加困難。他在三十年四月二十五日給建功和夏卓如的信片裏說：「弟自離輔大後，生事良苦。歲杪又舉一男（共五男一女），牛乳竟月費二三十金。諸兒量其宏，每日食十斤（玉米或小米一餐）。且余家長幼均多病，……以貧困故，概不服藥。老父因仰食者衆，且季弟營小醫院於滬，兩年來虧耗血本萬金，今年不復能相濟。然誓餓死不失節！……」自此以後，他從每天一粥一飯減到每天兩頓粥，到最困苦的時候，全家只落得日食一粥了！經這樣凍餒折磨便餓死了一個傲骨嶙

胸，臨大節而不可奪的朋友！過了兩三個月他的夫人也因貧病交迫追隨金源於泉下了！

我自己從七七事變後，悲憤中只好借辛勤工作來排遣愁煩。由七月十六日起，每天除去爲維持學校殘局來開會，和晚間聽中央廣播電台報告戰況外，每天總花去五小時去寫我的臨川晉系。直到九月二十五日才把前三章的全稿寫定，第四章的表格完成，就在三十日交給周殿福，譚志中，吳永祺三位分別趕抄。十月二十七日先把這一部分清稿託錫予帶交傅孟真和趙元任。在這期間，工作雖然緊張，心境却異常難過！故都淪陷之後，是否還應該每天關在屋頂，埋頭伏案的去作這種純粹學術研究？這件事的是非功罪頗不容易回答。可是當時我想我既不能立刻投筆從戎，効命疆場；也沒有機會殺身成仁，以死報國；那麼，與其成天楚囚對泣，一籌莫展，何如努力從事自己未完成的工作，藉以鎮壓激昂慷慨的悲懷？假如能在危城中，奮勉寫成幾本書，以無負國家若干年養士的厚惠，那麼，就是敵人把刀放在我的脖子上，也會含笑而逝，自覺對得起自己，對得起學校，對得起國家！

九月二十五日那一天，忽然接到元任九月八日從長沙鐵佛東街二十五號寄給我的一封信，信裏完全用親戚間問訊的口氣，全稿不加標點符號。上款稱「莘田二哥」，和平常慣用的「迪呀莘田」迥然不同；下面署名「趙重遠」，也是由廢棄已久的別號「宣重」引申出來的。「他用隱語告訴我中央研究院遷湘後的近況，和經費的情形，勸我立刻南下。末了兒又用反切語說「匪姥，照線，狀齊去志，尙，幫合入沒，匪合去快。」影射着「還戰事尙不壞」六字。居然沒被敵諜偵查追究也可算是奇蹟了。過了兩天毅生又接到前面所引胡先生從九江輪中寄來的那封信。我自從接到趙胡的兩封信以後，好像注射了兩針強心劑，越發的緊張工作起來。除去把臨川方言的特別詞彙和不規則的讀音摘記出來以外，又和周祖謨都泰然合作，依照時

地編訂漢魏六朝韻譜，和周殿福，譚志中，吳曉鈴，吳永祺合作分類重抄經典釋文的卡片。到十一月月中我離開北平時，居然能把有關經典釋文反切的材料交太平洋行(Pacific Storage and Packing Corporation)運到青島，再轉香港。我真不能不感謝我這些患難相依的夥伴兒了！然而十一年後我又回到北平，才知道泰然從昆明回來沒幾天就因癌症長逝，志中在敵偽盤踞的期間也因貧病交迫早已夭亡！永祺的下落不明，殿福又因不足自贖而改業！這都是很可痛惜的。我願意拿我這些工作永遠紀念着他們！

三七，十二，九，爲北大五十週年紀念作。

在昆明

章廷謙

我是在民國三十五年八月二十二日離開昆明的；從北平到長沙，是在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次年三月一日，又從長沙到了昆明。以前像瀾滄江，大理府以及蒙自這一類的名辭，只是在地理課本上見過，如今是身臨其境了，一切都覺得新鮮，又好似相識。

初到昆明，大家都住在拓東路後來是西南聯大工學校舍的一部份的全蜀會館樓上。叫望蒼樓罷，站在樓前，可以看見院裏大樹的杏花，繞到後廊，就聞到牆外野田中飄來的豈花香了，一陣陣的。如裝沙丁魚那樣的在這樓上擠了五個禮拜，我搬到崇仁街四十六號北大辦事處住了。這時長沙臨時大學雖未取消，而這個「臨時」的「大學」已經離開了「長沙」，所謂西南聯合大學尚未成立，雖然西南聯合大學成立時的總辦公室是在這裏，可是北大清華南開三校的辦事處也先就都在這裏了。

所謂北大辦事處，是三層樓上的一間統的三開間的屋子，只南北有牆，東西兩面都是板門，假使門全開了，外面還有廊，欄干，就很像一個亭子了。在靠西的南北兩角上，各有用木板隔成的一間小房，放下牀鋪以後恰還能擺一張辦公桌椅和一個衣箱，我和校長蔣孟鄰先生一人一間。我的那一間是在南首，靠樓梯的。後來楊今甫兄又用汽油木箱疊起來在東首靠南的角上和孟鄰先生那間並排的隔了一間，我和他就經常的住在那裏，像下圍棋似的，每人各佔了一個「角」。這些汽油木箱，原是校方以每個一角錢的代價向航空委員會買來的，除公用外，就轉讓給同人。因之不但同人們的書箱，衣箱，櫃子……果然都是牠，還往往用三個箱子疊起來當作茶几，橫擺着舖上一塊椅墊便當沙發，在聯大同人住的屋子裏，幾乎沒有一家沒有這種陳設的。還可以搭出其他很大方很雅致的式樣，猶如七巧板，一品湊就湊出來一個花樣。八年來這些木箱一直陪伴着我們，在離開昆明之前，我們也沒有捨得離開他們。

在這裏半年多，聯大總辦公處和三校的辦事處都遷到才盛巷二號，那是一所在昆明還像樣的房子，堪作辦公處之用，不像崇仁街四十六號是一所舖面房。我就住在家裏了。當時北大同人的宿舍在柿花巷。到後來——二十八年三月底，聯大辦公室和北大辦事處都遷往城外以後，才盛巷二號就成了北大同人的宿舍，我於秋間遷入，一直在那裏住了四年多。那所謂同人宿舍者，原則是單身人的宿舍，在市中心區，因為地方較大，像北大校慶或者其他集會，往往在這裏舉行。後來北大辦事處也遷來這裏。自民國二十七年九月二十八午前，日本飛機首次侵入昆明市空在西門外轟炸以後，就常來轟炸，如入無人之境似的。尤其在二十九至三十一的三年間，瘋狂一般的，有一個時期不但連接着每天來，且有一天來兩次的。才盛巷二號曾三次被炸，但都沒有命中；所以當我們將離開昆明時，還依然是北大辦事處，依然有北大同人住

着，經過轟炸的門窗，也依然負着創傷挺立着，院中被炸斷的樹木又長出了枝葉，仍然隨風搖曳，仍然有八哥鳥站在枝頭歌唱。

北大同人的宿舍不只是才盛巷的一處，城內還有一處是在酸花巷。在郊外也有兩處，都在北郊。一處是在龍頭村，離城較遠，一處是在岡頭村，離城纔四公里。岡頭村的宿舍，是租了地自己蓋的房子，租期五年，從二十九年起到三十三年。有一部份同人以及有眷屬的住在那裏。我的家就住在那裏快五年。房子在離村不遠的山脚上，並不在岡頭村中；全部二十間房子，只有幾間瓦房，其他房子都是茅草頂的，地是泥地，牆是泥牆，兩室間的泥牆都只疊到房樑為止，上面是空的。在院內一排東南向的三間茅屋中的當中的一間，就是我的家——體面點也可以說是「章廣」罷。每一間房住一家，舍間大小六口，就這樣住的頂愉快頂有趣的在那裏住了這麼久。我們這一排三家，往往在夜間睡在牀上以後，隔着牆談天，可以談的很久，彼此都用不着什麼大聲音，就都聽得很清晰了。

院子中間也種菜，也栽花，還栽了好些竹，這些竹是住在那裏的人有校長和我們大家，從附近一個叫盧澗菴的廟裏每人一株兩株的移來的。宿舍旁邊，隔一條山洞，還有一個相當大的防空洞，倚山鑿洞，支以木柱，可容三十餘人。掘洞的時節，也幾乎是大家自己動手的，在那裏曾檢到許多許多三葉蟲的化石。我個人因職務關係，住在才盛巷的日子比在岡頭村山上的多，在假日或週末纔回山。到那一天，必買些菜蔬食物帶回去；不僅是我，即在鄉下的孩子們，剛過禮拜一就盼禮拜六的來臨了。回到山上，不但離開了案牘，也離開了煩囂。住在城裏的朋友們，也在這些日子裏下鄉來，等太陽要落山了才回去，有時也有留宿在那裏的，就請他們宿在也是我們大家的圖書室，客室，飯廳，遊藝室的一間兩開間敞的草屋子裏。在過

年過節的日子，從城裏來的朋友更多，家都在淪陷處；像我家這，有時會有二十位左右不約而同的客人來，遊山，談天，談我們幾時可以回北平，回到北平後怎麼樣，期待着勝利，憧憬着馬神廟北河沿一帶的風物。有時彼此看了額上的皺紋與白髮而歎噓。

民國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北大四十週年紀念，我們和我們的北大，正都踏蹬在昆明。那天借雲南大學的會澤堂開了一個紀念會，會後在邱家巷二號校長住宅聚餐。那時每個人的心上，都以為在五十週年紀念時，一定可以回到北平，在松公府或者新造的大禮堂裏；就在去年也還那麼想。但是——我不說了。

因北大四十週年紀念，我曾寫過一篇文章，題目是「十五年前的一個故事」，現在把他鈔在下面：

「距今十五年前，是北大立校二十五週年紀念的時候，校長是蔡子民先生，現任北大校長蔣孟鄰先生，是當時北大的總務長。這一次的紀念會，熱鬧透頂，也真够你瞧的，從十二月十六號起，一連三天，研究所，實驗室，標本室，圖書館，全都開放了；外加各種展覽。在第三院大禮堂旁的操場裏，再搭起一個能容六七千人的大席棚，每天上午在這裏舉行學術講演，都是以中國或世界「二十五年來的……」作講題，下午是游藝會，一直到中夜。每天有上千成萬的人來參觀，還總嫌入場券發的太少。爲怕來賓到午到晚要去吃飯往返不便，校內預設有飯店，也是華洋俱備。從馬神廟到北河沿，真是車如流水馬如龍，好一番熱鬧景象也。

就在十七的晚上，北大的正生日，音樂傳習所定在馬神廟新收拾好的第二院大禮堂中，作第一次的公開演奏。因爲音樂的演奏，在廣大的場所中是不適宜的，而二院禮堂的座位至多不過能容二百數十人，所以這次演奏會所預備的入門票也只有二百多，用八開白色的重磅毛道林紙印的，上面印着演奏

的節目和說明。那時北大學生的人數不到三千也有兩千多，這次音樂演奏會的入門券不能遍發，就放在紀念會的辦公室裏，讓愛好音樂的人自己去取。我呢，也拿到一張，盼到晚上七點，就奔到第二院去，真是幽靜，可是進了禮堂，人已坐滿，而人還不斷的來，不但內無隙地，就在外面也是人聲嘈雜，還站有幾百人想進來。已經擠進來的大半沒有持券，有券的卻擠不進來。眼見的快到八點鐘了，坐在演奏台下面聽衆當中的北大校長蔡先生知道這個情形了，走到演奏台上，面向着聽衆，似乎有些怒容，繼而鬻然的說：「這次音樂傳習所第一次公開演奏，在廣大的場所中因爲收不住音，鬻鬻是不甚相宜，所以定在這個禮堂中演奏，不能普遍的發給入門券，是因爲會場所小的緣故。鬻鬻像現在裏面擁擠外面嘈雜的情形，這回的演奏將因這種情形而不能成功。我們這裏是北京大學的禮堂，不是沙場，我勸沒有入門券而進會場的人要一律退出，出去告知外面沒有持券的也一律退出，讓有券的可以進來。愛好音樂的諸位，如果願意聽，我將請音樂傳習所的諸同人再爲諸位演奏一次，不但一次，以後也鬻鬻可以常常的演奏。現在就請你們沒有持入門券而進來的人都出去，並且照我的話去告知沒有券而也想進來的人。」蔡先生說完這話之後站在台上，只聽見台下一陣鼓掌聲，有一百多位沒有持券的人都站起來，依着次序陸續的出去，大家靜悄悄的。蔡先生還站在台上，含着微笑點首。我座位的周圍是空虛而且寂靜，眼看沒有券的人一個個的退去，有券的一個個的進來，第二院中還是那麼靜穆和嚴肅，音樂演奏會還是按時開幕。我鼻子一酸，含在眼眶裏的眼淚要跟着蔡先生的微笑一齊出來，我不知道巍然在我前面的是高山呢還是大海！……」

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北平。